帝王世紀路史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帝王世紀

皇甫謐著

本館據指海本排
印初編各叢書僅
有此本

帝王世紀序

皇甫謐帝王世紀。南宋人猶及見之。至宋末始亡。元明人所稱述。皆卽諸書中展轉援引。非尙見全書也。顧君尙之。觀光嘗以諸書所引。依時代先後。整齊排比。凡三易稿。書成。以眎予。予案史稱皇甫謐從外弟梁柳得古文尙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今考謐所引用。不過五子之歌。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四篇而已。然引伊訓夏師敗績。乃伐三朡二句。不見今書。而述論語予小子履七句。以爲桑林禱雨之辭。則顯與湯誥相違。竊謂謐所見之湯誥、伊訓。亦未必盡與今同也。敍干戚服苗事。在舜卽位初年。而於禹攝後則云有苗氏叛。南征。崩於鳴條。此其未見大禹謨之明證也。論文王受命改元。引周書文傳。解以九年猶召太子。明其七年未崩。而不引武成九年大統未集。此其未見武成之明證也。他若孔序謂伏羲氏造書契。而世紀云黃帝史倉頡始作文字。孔傳謂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而世紀云年二十而登帝位。孔傳謂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而世紀云堯在位五十年。登舜二十年。始老。使舜攝政。孔傳以放勛、重華、文命、爲史臣贊美之辭。而世紀以爲堯舜禹之名。孔傳以太甲繼湯。而世紀尙有外丙仲壬二君。孔傳以三監爲管、蔡、商。而世紀以爲管叔、蔡叔、霍叔。使皇甫謐果得孔書。不應牴牾若此。妄意其時孔傳尙在權輿。卽二十五篇之書。亦未必如今之完備。故自夏商四篇而外。絕無隻字及之。觀鄭氏尙書

注引伊訓征是三朡一語。與世紀略同。而周官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之文。乃先見於鄭志。可見魏、晉之際。眞古文未盡亡。好事者搜集遺文。重爲補綴。蓋不出於一人。亦不成於一時。宋以後儒者。類能攻駁古文。或斷然以爲出皇甫謐手。是未取帝王世紀之文與孔書互相勘也。西京而下。史籍大備。而秦以前事。惟有太史公書。又疏略已甚。皇甫謐博採經傳雜書以補史遷之缺。所引世本諸書。今皆亡佚。斷璧殘圭。彌堪寶重。其論地理。能於舊說外自出新意。如引孟子湯居亳。與葛爲鄰。證湯都在穀熟。不在偃師。引立政三亳阪尹。證穀熟、偃師、景亳皆有亳名。其說實較舊說爲長。近人好言漢學。以其異於鄭氏而擯斥之。乃門戶之見。非是非之公也。去古既遠。梁武通史、元暉科錄之類無一存者。而世紀一書。諸家徵引獨多。是編采輯既詳。編次尤審。垂諸藝林。未始非窮經之一助。予故爲申明其指而梓之。庚子五月望日錢熙祚序。

帝王世紀

晉 皇甫謐撰

天地未分謂之太易。御覽一

元氣始萌謂之太初。同上

氣形之初謂之太始。同上

形變有質謂之太素。太素之前。幽情寂寞。不可爲象。惟虛惟無。蓋道之根。道根既建。此句根字依張衡靈憲補猶無生有。猶卽由字。太素始萌。太素下原衍質字依靈憲刪萌而未兆。謂之龐洪。蓋道之榦。道榦既育。此句道榦二字依靈憲補萬物成體。於是剛柔始分。淸濁始位。天成於外而體陽。故圓以動。此下當有缺文蓋道之實。同上

質形已具。謂之太極。同上

天子、至尊之定名也。應神受命爲天所子。故謂之天子。故孔子曰。天子之德。感天地、洞八方。是以功合神者稱皇。藝文功作化德合地者稱帝。義合人者稱王。二句依初學記初學記九藝文十一御覽七十六陳本書鈔百五十八

天地開闢。有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或冬穴夏巢。或食鳥獸之肉。

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高陽、史記正義作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史記五帝紀索隱正義又五行大義論五帝第廿一

太昊帝庖犧氏、風姓也。母曰華胥。燧人之世。有巨人跡。出於雷澤。月令疏云。有大人之迹出於雷澤之中。華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月令疏作庖犧。與上下文合。蛇身人首。有聖德。御覽七十八。此下有都陳作瑟。三六弦八字。依初學記移置後。書鈔七引繼天而象日。即約此文。是稱太昊。都陳。作瑟三十六弦。長八尺一寸。此句依初學記補。制嫁娶之禮。未有文章。此句依書鈔十七補。取犧牲以充庖廚。月令疏充作洪。以食天下。此句依後漢書班固傳注補。故號曰庖犧氏。是爲犧皇。後世音謬。故謂之伏犧。或謂之虙犧。家訓書證編作宓羲。一號雄皇氏。易疏作皇雄氏。月令疏作黃熊氏。在位一百二十年。御覽作一百一十年。已上並以易繫辭傳疏初學記九。藝文十一。御覽七十八。崩。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陽高平之西也。補史記三皇紀注。又三百六十參定。

太昊庖犧氏、風姓。有景龍之瑞。故以龍紀官。初學記三十。御覽九百二十九。事類賦注二十八。

伏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所以六氣、六府、五藏、五行、陰陽、四時、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類。乃嘗味百藥。而制九針。以拯夭枉焉。御覽七百二十一。

庖犧氏沒。女媧氏代立。已上依易繫辭傳疏補。易疏文有爲女皇三字。與下文複。故節去。亦風姓也。承庖犧制度。始作笙簧。無所革造。故易不載。不序於行。自始作笙簧至此。依明堂位疏補。藝文十一。引作笙簧三字。亦蛇身人首。一號女希。是爲女皇。其末有諸侯共工氏。任智刑以強伯而不王。以水承木非行次。故易不載。初學記九。御覽七十八。

女媧氏沒。大庭氏王有天下。次有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倪英氏、初學記脫此一世。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世。皆襲庖犧氏之號。易繫辭傳疏禮記書名疏初學記九。易稱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是爲炎帝。史記五帝紀集解。

炎帝神農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易疏作任巳。書鈔二十三引佳感神龍而生神農佳卽任之誤。有蟜氏之女、名女登。爲少典正妃。遊於華山之陽。有神龍首感女登於常羊。易疏作尙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氏焉。此句依御覽七十補。有聖德。繼無懷氏後。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謂之炎帝。都於陳。作五絃之琴。始教天下種穀。故人號曰神農氏。人字曰字。並依禮記書名疏補。又御覽此下云凡八世。帝承。帝臨。帝明。帝直。帝來。帝哀。帝榆罔。依易疏移置後。又曰本起烈山。或稱烈山氏。此句依易疏。又祭法疏云。神農氏本起於烈山。或時稱之。一號魁隗氏。是爲農皇。或曰炎帝。時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箕文諫而殺之。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炎帝。炎帝自陳營都于魯曲阜。此句依史記周本紀正義。又五帝紀正義云。以火德王。故號炎帝。初都陳。又徙魯。又曰魁隗氏。又曰連山氏。又曰列山氏。按此文與諸書所引前後互異。今不從。重八卦之數。究八八之體。爲六十四卦。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長沙。納奔水氏女曰聽訞。生帝臨魁。次帝承。御覽帝承在帝臨前。次帝明、次帝直、次帝釐。御覽作來。來釐二字古通。次帝哀、次帝榆罔。凡八世。合五百三十年。易繫辭傳疏。史記五帝紀正義。初學記九。藝文十一。御覽七十八。參定。

炎帝神農氏。長於江水。此江字誤。始教天下耕種五穀而食之。以省殺生。嘗味草木。宣藥療疾。救天傷人命。百姓日用而不知。著本草四卷。御覽七百二十一。

蚩尤氏強。與榆罔爭王於涿鹿之阿。御覽五十六。黃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寶。其先卽炎帝母家有蟜氏之女。世與少典氏婚。故國語兼稱焉。及神農氏之末。少典氏又取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野。感附寶。孕二十五月。易繫辭傳疏書序並作二十四月。生黃帝於壽邱。自神農氏至此又見初學記一。御覽七。長於姬水。因以爲姓。此句依史記五帝紀索隱補。日角二字依書序疏補。龍顏。有聖德。受國于有熊。居軒轅之邱。故因以爲名。又以爲號。此四句又見史記五帝紀集解。治五氣。設五量。及神農氏衰。已上並以藝文十一。御覽七十九參定。蚩尤氏叛。不用帝命。黃帝於是修德撫民。御覽撫作化。始垂衣裳以班上下。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服牛乘馬。以引重致遠。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杵臼之用。以利萬人。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易繫辭傳疏云。帝王世紀載此九事。皆爲黃帝之功。卽約此文。諸侯咸叛神農而歸之。藝文御覽七十九引此二句。前後兩見。蓋從類書中展轉援引。失刪重複也。今審文義刪黃帝於是乃擾馴猛獸。與神農氏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克之。易繫辭傳疏引作戰併。又徵諸侯。使力牧、神皇直討蚩尤氏。擒之于涿鹿之野。易繫辭傳疏引作蚩尤于涿鹿擒之。使應龍殺之于凶黎之邱。史記五帝紀索隱邱作谷。又自黃帝於是乃擾馴猛獸至此並依藝文十一。御覽七十九補正。或曰。黃帝斬蚩尤于中冀。因名其地曰絕轡之野。二句依史記索隱補。又見藝文六。御覽五十五。斬並作殺。諸侯有不服者。書鈔十三服作義。從而征之。凡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御覽七十九作五十五戰誤。俯仰天地。置衆官。故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其餘知天規。紀地典。力牧、常先、大鴻、神皇直。神下原衍農字依前文刪。封鉅、大鎮、大山稽、鬼臾區、封胡、孔甲等。或以爲師。或以爲將。自風后至此。並依後漢書張衡傳注。御覽七十

九補正。分掌四方。各如已視。故號曰黃帝四目。又使岐伯嘗味草木。初學記二十。御覽七十九。並作百草。典醫療疾。療字依初學記御覽補。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御覽七百二十一引岐伯黃帝臣也。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典主醫病經方本草素問之書咸出焉。與此文小異。其史倉頡又取象鳥跡。始作文字。史官之作。蓋自此始。記其言行。策而藏之。名曰書契。自倉頡至此並依書鈔五十五。御覽七十九補正。初學記二十一引黃帝垂衣裳。倉頡造文字。然後書契始作。卽約此文。自黃帝以上。穴居而野處。死則厚衣以薪。葬之中野。結繩以治。及至黃帝爲築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而易以棺槨。制以書契。百官以序。萬民以察。神而化之。使民不倦。後作雲門咸池之樂。周禮所謂大咸者也。於是人事畢具。得寶鼎。興封禪。有景雲之瑞。故以雲紀官。二句又見御覽八百七十二。爲雲師。以土德王。自得寶鼎至此依初學記九補。黃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歲矣。史記五帝紀集解作百一十一歲。或傳以爲仙。或言壽三百年。初學記作歲。故宰我疑以問孔子。孔子曰。民賴其利。百年而崩。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初學記引三民字並作人。避唐諱。故曰三百年。自神農氏衰至此。並見羣書治要十一注。黃帝亦號帝鴻氏。或曰歸藏氏。或曰帝軒。次律、定姓、紀鐘、甄聲。四字依書鈔十七補。有四妃。生二十五子。生字依御覽百三十五補。又自黃帝亦號帝鴻氏至此。並見御覽七十九。元妃西陵氏女。曰嫘祖。生昌意。次妃方雷氏女。曰女節。生青陽。次妃彤魚氏女。生夷鼓。一名蒼林。次妃嫫母。班在三人之下。自元妃西陵氏已下。並見史記五帝紀索隱。黃帝時。蠙大如虹。御覽九百四十七。又占經百二十。時作得無大字。

黃帝伐九黎。書鈔十三。

黃帝於東海流波山得奇獸。狀如牛。蒼身無角。能走出入水中。則風雨。光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夔。黃帝

殺之。以其皮爲鼓。聲聞五百里。初學記九。御覽五百八十二。又八百九十九。事類賦十一。注參定。

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羣。帝寤而歎曰。風爲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能遠者也。驅羊數萬羣。是能牧民爲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夢之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爲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爲將。黃帝因著占夢經十一卷。史記五帝紀正義。御覽三十七。又三百九十七。參定。

黃帝服齋于宮中。坐于元扈洛上。乃有大鳥雞頭、鵝喙、龜頸、龍形、麟翼、魚尾。其狀如鶴。體備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順德。背文曰信義。膺文曰仁智。不食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阿閣。其飲食也。必自歌舞。音如簫笙。初學記三十。御覽九百十五。御覽九百十五。事類賦注十八。

國安其主好文。則鳳皇翔。

黃帝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天大霧三日三夜。御覽八百七十二。誤作三禮依占經百一。改。霧除。二字依占經補。帝遊洛水之上。見大魚負圖書。殺五牲以醮之。六帖七引五牲作三牲誤。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于海。始得圖書。事類賦注三引。此下有焉字。今河圖帝視萌之篇是也。事類賦注云。今之河圖。卽其書也。世傳大霧三日。必有甚雨。自此始也。初學記六。藝文二。又九十九。御覽十。又十五。又八百七十二。參定。

凡重霧三日。必大雨。雨未降。其霧不可冒行也。初學記二。御覽十五。

黃帝損庖羲之瑟。爲二十五弦。長七尺二寸。書鈔百九。

黃帝臣容成造歷。元和姓纂三鍾。書鈔百六引黃帝使伶倫氏于夏爲渡漳之歌也。疑卽此文。而脫誤不可讀。陳本書鈔無于夏二字。蓋以意刪。崑崙之陰。取竹解谷。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吹之。以爲黃鐘之管。以象鳳鳴。雌雄各六。以定律呂。以分星次。五行大義論律呂第十五。又書鈔十七引聽鳳以定律。卽約此文。

黃帝有熊氏命雷公岐伯論經脈。傍通問難八十一。爲難經。教制九針。著內外術經十八卷。御覽七百二十一。

黃帝采首山銅。鑄鼎。荆山下有龍垂胡髯而下。迎黃帝。羣臣欲從。持龍髯。髯拔。遂墮。御覽九百二十九。

葬于上郡陽周之橋山。御覽七十九。子青陽代立。是爲少皞。易繫辭傳疏。

少昊帝名摯。字青陽。姬姓也。母曰女節。黃帝時有大星如虹。易繫辭傳疏。虹作斗。下流華渚。女節夢接。意感而生少昊。是爲元囂。降居江水。有聖德。邑于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帝。以金承土。卽圖讖所謂白帝朱宣者也。故稱少昊。號曰金天氏。曰字依月令疏補。在位百年而崩。易疏作八十四年。初學記九。藝文十一。御覽七十九。

少昊時有鳳鳥之瑞。以鳥紀官。於是修其方利器。用政度量。戶無淫民。天下大治。作樂曰九淵也。書鈔百五。又十七引末句無也字。

帝少昊崩。其神降于長流之山。於祀主秋。家訓書證篇。

帝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姬姓也。母曰景僕。易繫辭傳疏作昌僕。蜀山氏之女。爲昌意正妃。謂之女樞。金

天氏之末。瑤光之星貫月如虹。感女樞於幽房之宮。此二句依易繫辭傳疏。初學記九補正。生顓頊於若水。易疏作弱水。首戴干戈。有聖德。父昌意雖黃帝之嫡。以劣降居若水爲諸侯。及顓頊生十年而佐少昊。十二年而冠。二十年而登帝位。此句年字依月令疏補。平九黎之亂。以水承金。位在北方主冬。此三句依初學記九補。以水事紀官。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治要作北火。於是民神不雜。萬物有序。始都窮桑。後徙商邱。命飛龍効八風之音。作樂五英。以祭上帝。納勝墳氏女嫁生老童。世有才子八人。號八凱。顓頊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歲。此句依史記五帝紀集解。據左氏。此三字依史記五帝紀索隱補。歲在鶉火而崩。葬東郡頓邱廣陽里。已上並以藝文十一御覽七十九參定。少皞之孫蟜極之子代立。是爲帝嚳。易繫辭傳疏。

帝嚳高辛氏。姬姓也。其母不見。初學記九作不覺。史記五帝紀正義引此句作嚳母無聞焉。生而神異。自言其名曰夋。史記。駢齒有聖德。五帝紀正義引作齵齕有德。能順三辰。此句依五行大義論五帝第二十一補。年十五而佐顓頊。三十而登帝位。都亳。以木承水。此句依初學記九補。以人事紀官。故以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元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是爲五行之官。爲字依書鈔四十九補。分職而治諸侯。於是化被天下。遂作樂六莖。以康帝位。世有才子八人。號曰八元。亦納四妃。卜其子皆有天下。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女曰簡狄。此句妃字依史記五帝紀正義補。下二句同。生卨。次妃陳豐氏女曰慶都。生放勛。次妃娵訾氏女曰常儀。生帝摯。帝嚳在位七十五年。年一百五歲而崩。葬東郡頓邱城南廣陽里。城南二字依水經淇水注補。已上並以藝文十一御覽八十參定。子帝摯立。在位九年。摯立不肖而崩。弟放勛代立。是

爲帝堯。易繫辭傳疏。

帝嚳擊磬。鳳皇舒翼而舞。六帖九十四。

帝摯之母。於四人之中班最在下。而摯年於兄弟最長。故得登帝位。封異母弟放勛爲唐侯。摯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諸侯歸之。摯服其義。乃率其羣臣造唐而致禪。因委至心願爲臣。唐侯於是知有天命。乃受帝禪。而封摯於高辛氏。事不經見。漢故議郎東海衞宏所傳云爾。史記五帝紀正義。御覽八十。

帝堯陶唐氏。祁姓也。母曰慶都。生而神異。常有黃雲覆其上。此三句又見藝文一。御覽八百七十二。爲帝嚳妃。出以觀河。遇赤龍晻然。陰風而感慶都。此三句依易繫辭傳疏補。又書鈔百五十七云。河渚有赤龍感。已而孕。百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名曰放勛。鳥庭荷勝。眉有八采。豐下銳上。此三句依初學記九補。或從母姓伊氏。此句依藝文。堯初生時。其母在三阿之南。寄於伊長孺之家。故從母所居爲姓也。此四句別見史記五帝紀索隱。按文義當在此。年十五而佐帝摯。受封于唐爲諸侯。身長十尺。常夢攀天而上之。故年二十而登帝位。以火承木。都平陽。置敢諫之鼓。治要敢作欲。又御覽此下有天下大和句。與下文複。依藝文治要節去。命羲和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時方嶽之職。故名曰四嶽也。諸侯有苗氏。處南蠻而不服。堯征而克之于丹水之浦。乃以尹壽、許由爲師。命伯夔放山川谿谷之音。書鈔十七引帝命質効山谷之音。作樂大章。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八十老人。藝文治要八並作五。樂府八十三引八下有九字。擊壤于道。觀者歎曰。大哉帝之德也。老人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治要作帝力何有於我哉。於是景星耀於天。甘露降於地。朱草生於郊。

鳳凰止於庭。嘉禾孳於畝。醴泉湧於山。有僬僥氏來貢。沒羽廚中。自生肉脯。其薄如霎形。搖鼓則自生風。使食物塞而不臭。名曰霎脯。此五句又見初學記一。御覽九。又有草夾階而生。隨月生死。每月朔日生一莢。至月半則生十五莢。至十六日後。日落一莢。至月晦而盡。若月小則餘一莢。厭而不落。自每月朔日至此。依初學記一又四。藝文四。御覽四補。王者以是占日月之數。初學記藝文。並作王者以是占歷。唯盛德之君。應和氣而生。以爲瑞。初學記藝文瑞上並有堯字。御覽八十。但有應和而生四字。今審文義刪補。故堯有之。名曰蓂莢。一名歷莢。一名瑞草。堯率諸侯羣臣沈璧於河。河上原衍洛字。依文選曲水詩序注刪。受圖書。今尚書中候握河紀之篇是也。自堯率諸侯至此。別見初學記九。按文義當在此。又文選注引乃爲握河紀。今尚書候是也。與此文小異。堯與羣臣沈璧于河。始封稷契。咎繇。夔進伯禹。納舜於大麓。後年二月。又率羣臣刻璧爲書。東沈于洛。言天命當傳舜之意。今中候運衡之篇是也。始堯在位五十年。登舜二十年而老。使舜攝政。自始堯在位至此。並依初學記九補。攝政二十八年。堯與方回遊陽城而崩。尚書所謂二十有八載放勛乃殂落是也。御覽此下有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二句。依藝文移置後。凡堯卽位九十八年。通舜攝二十八年也。此句依史記五帝紀正義補。凡年百一十八歲乃殂。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葬于濟陰之成陽西北四十里。此三字依水經瓠子河注補。是爲穀林。史記五帝紀集解引穀林卽城陽蓋約此文。墨子以爲堯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斲。夏服葛衣。冬服鹿裘。此四句依治要補。北教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山海經曰。堯葬狄山之陽。一名崇山。二說各殊。以爲成陽近是。堯冢也。自北教八狄至此。並依水經瓠子河注補。堯取散宜氏女。曰女皇。藝文散作富。又御覽百三十五皇作瑩。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故以天下命舜。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

海困窮。天祿永終。及堯三年喪畢。舜踐天子位。藝文十一。御覽八十參定。

堯時日月如合璧。書鈔五十。百

堯流共工於幽洲。以竄北狄。遷三苗於三危。以竄西戎。放驩兜於崇山。以竄南蠻。殛鯀於羽山。以竄東夷。五行大義論諸人第二十三。

舜爲堯司徒。子孫氏焉。元和姓纂七之。又通志氏族略四。子作支。

禹爲堯司空。子孫氏焉。姓氏書辯證七之。

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卽帝位。甲午徵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十八。在位九十八年。史記五帝紀集解。初學記

帝舜卽有虞氏。此句依初學記九。藝文十一。姚姓也。其先出自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有子曰敬康。敬康生勾芒。依初學記疊敬康二字。下瞽瞍同。勾芒有子曰橋牛。橋牛生瞽瞍。瞽瞍妻曰握登。陶唐之世。握登藝文十一。此六字依補。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故姓姚氏。此字依初學記補。目重瞳子。故名重華。二句依史記五帝紀正義補。字都君。龍顏大口。黑色。身長六尺一寸。書鈔一引。舜身長六尺。有聖德。始遷於負夏。販於頓邱。責於傅虛。家本冀州。每徙則百姓歸之。其母早死。瞽瞍更娶。生象。象傲而父頑。母嚚。咸欲殺舜。舜能和諧。大杖則避。小杖則受。史記五帝紀索隱說熒廩事。引皇甫謐云。兩繖繖笠類。因不成句。故不補。入年二十。始以孝聞。堯求賢。而四嶽薦舜。堯乃命于順澤之陽。二句依文選曲水詩序注補。以二女娥皇女英妻之。耕于歷山之陽。耕者讓畔。漁于雷澤。漁者讓淵。陶于河濱。陶者器不窳。此上並依初學記補正。堯於是見舜于貳宮。御覽

百七十三引堯有貳宮疑即此文。設饗禮。迭爲賓主。南面而問政。然後賜以絺衣琴瑟。爲築宮室。爲字依寰宇記四十六。封之於虞。故尚書云。釐降二女於嬀汭。嬪於虞。即此也。自然後賜以絺衣至此。並依御覽八百十九及寰宇記補。堯乃命舜爲司徒太尉。此句依初學記。試以五典。遂舉八凱。使佐后土。以揆百事。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四惡除而天下咸服。此句依初學記補。舜於是有大功二十。故夢眉長與髮等。遂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二句依初學記補。堯乃賜舜以昭華之玉。老而命舜代已攝政。明年正月上日。舜始受終于文祖。以太尉行事。舜攝政二十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舜年八十一。此上並依初學記補正。以仲冬甲子月次于畢。始即眞。改正朔。此三字依文選策秀才文注補。以土承火。色尚黃。尚書中候所謂建黃。授正改朔。此句依文選注補。以正月元日格于文祖。二句依初學記補。乃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東巡狩。登泰山。觀河渚。書鈔十六作河洛。受圖書。褒賜羣臣。尊任伯禹、稷契、皋繇、伯益。地有苗氏負固不服。禹請征之。舜曰。我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吾前教由未也。由即猶字。乃修文教三年。文字依初學記補。執干戚而舞之。有苗請服。立誹謗之木。申命九官十二牧。及殳戕朱虎熊羆等二十五人。三載一考績。三載。依經文當作三考。黜陟幽明。禹爲司空。功被天下。棄爲后稷。播時百穀。契爲司徒。敬敷五教。皋繇爲士。典刑惟明。倕爲共工。莫不致力。益爲朕虞。庶物繁植。伯夷爲秩宗。三禮不闕。夔爲樂正。神人以和。龍爲納言。出內惟允。於是俊乂在官。羣后德讓。百僚師師。以五采章施於五色爲服。爲字依藝文。以六律五聲八音協治。治用之和。蒸民乃粒。萬邦作乂。庶績咸熙。乃作大韶之樂。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故孔子稱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景星曜

於房。占經七十七曜作見。羣瑞畢臻。藝文作畢致。崑崙之北。玉山之神。人身虎首。豹尾蓬頭。此四句又見御覽三十八。戴勝拂機杖。皓然白石。城金室而居。南有青鳥。常爲取食。名曰西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及玦。并貢益地圖。自崑崙之北至此。並依占經百十三補。西王母以下。又見後漢書馬融傳注。初學記二十。御覽六百二十六。地出乘黃。舜於是德被天下。初舜既踐帝位。而父瞽瞍尚存。舜常戴天子車服而朝焉。戴。同載。天下大之。故曰大舜。都乎咸陽。或營蒲坂。嬀汭嬪于虞。故因號有虞氏。有三妃。原作二妃。依書鈔二十三改。與下文合。二元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登北氏。檀弓疏作癸北氏。生二女霄明燭光。有庶子八人。皆不肖。書鈔二十三引。舜納三妃。而生九子。即約此文。故以天下禪禹。舜年八十一。即眞八十三。而薦禹于天。九十五而使禹攝政。攝政五年。有苗氏叛。舜南征。舜字依書鈔九十二補。崩于鳴條。年百歲。殯以瓦棺。書鈔九十二以作用。葬於蒼梧九疑山之陽。是爲零陵。謂之紀市。在今營道縣。下有羣象。常爲之耕。常字依御覽八百九十補。或曰二妃葬衡山。此七字別見史記五帝紀集解。按文義當在此。藝文十一。御覽八十一參定。

舜弟象封于有鼻。史記五帝紀正義。

舜恭已無爲。彈五弦琴。歌南風之詩。詩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御覽九。又五百七十一。事類賦二。又十。又初學記一。兩民字並作人。避唐諱。

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徵用。七十九年壬午即眞。百歲癸卯崩。史記五帝紀集解。

論曰。孔子稱古者三皇五帝。設防而不犯。故無陷刑之民。是以或結繩而治。或畫象而化。自庖犧至于堯

舜神道設教可謂至政無所用刑矣夫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善無微不著惡無隱不章任自然以誅賞委羣心以就制故能造御乎無爲運道於至和百姓日用而不知含德若自有者也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乎治要十一注

鯀帝顓頊之子字熙史記夏本紀索隱

伯禹夏后氏姒姓也其先出顓頊顓頊生鯀堯封爲崇伯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爲修巳山行巳上依蜀志秦宓傳注初學記九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慄然二字依藝文十補又吞神珠薏苡蜀志注作薏坦胸拆而生禹於石紐史記六國表集解引皇甫謐云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按孟子無此文故不補入虎鼻大口兩耳參漏此句依藝文首戴鉤鈐胷有玉斗右足文履巳字此句依御覽三百七十二故名文命字高密身長九尺二寸初學記十九御覽三百七十七並作九尺九寸長於西羌西夷人也初禹未登用之時其父既放降在匹庶有聖德夢自洗于河觀於河始受圖括地象也圖言治水之意四嶽師舉之舜進之堯堯命以爲司空繼鯀治水乃勞身勤苦不重徑尺之璧而愛日之寸陰手足胼胝故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至今巫稱禹步是也又納禮賢士藝文作賢人一沐三握髮無髮字一食三吐餐書鈔作一食三起初學記作一餐三起十三年而洪水平堯美其績乃賜姓姒氏封爲夏伯故謂之伯禹天下宗之謂之大禹及堯崩舜復命居故官禹年二十始用三十二而洪水平年七十四舜始薦之於天薦後十二年舜老始使禹代攝行天子事五年舜崩禹除舜喪明年始卽眞以金承土都平陽或都安邑年百歲崩于會稽因葬會稽山陰縣之

南。今山上有禹冢井祠。下有羣鳥耘田。御覽八百九十。誤作羣象耕田。始納塗山氏之女。生子啓卽位。初學記九。藝文十一。御覽八十二。叅定。禹治水畢。天錫元圭。西戎渠搜國服禹之德。獻其珍裘。陳本書鈔百二十九。又御覽六百九十四節引。珍裘作褐裘。

禹見罪人。下車泣之。莊十一年左傳疏。

臯陶生於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賜姓曰偃。堯禪舜。命之作士。舜禪禹。禹卽帝位。以咎陶最賢。薦之於天。將有禪之意。未及禪。會臯陶卒。史記夏本紀正義引止此。葬之於六。禹封其少子於六。以奉其祀。後漢書張衡傳注。

禹葬會稽。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繃之。下不及泉。上不通臭。既葬。收餘壤爲壟。若參耕之畝。藝文十一。御覽三十七。

禹葬會稽。有羣鳥應民。春耕則銜去草根。啄除其蕪穢。故謂之鳥社。六帖九十四。

禹始納塗山氏女。曰女媧。合婚於台桑。有白狐九尾之瑞。至是爲攸女。故連山易曰。禹娶塗山之子。名曰攸女。生啓是也。御覽百三十五。

誨啓有力。書鈔十四。二

夏啓元年甲辰。十年癸丑崩。史記夏本紀集解。按以前後甲子推之。啓當作禹。

啓伐有扈。書鈔十三。

啓升后十年。舞九韶。三十五年征河西。御覽八十二。按此與下條不合。檢路史注引竹書紀年。正與此同。疑御覽有脫誤也。今本紀年與路史注又異。蓋明人僞撰。不足據。

帝啓。一名建。一名余。德教施於四海。貴爵而尙齒。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在位九年。年八十餘而

崩。御覽八十二。

太康無道。在位二十九年。失政而崩。同上。

帝相一名相安。自太康已來。夏政凌遲。帝相爲羿所逐。此句御覽但有爲羿所逼四字。今依後漢書桓帝紀注。乃徙都商邱。後漢書注無徙字。御覽無都字。今合之。依同姓諸侯斟灌氏、斟尋氏。羿遂襲帝號。是爲羿帝。同上。

帝羿有窮氏。未聞其姓。其先帝嚳以上世掌射正。至嚳賜以彤弓素矢。封之於鉏。爲帝司射。歷唐及虞夏。至羿學射於吉甫。其臂左長。故亦以善射聞。此上參御覽八十二。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抑首而愧。終身不忘。故羿之善射。至今稱之。此上依文選鮑明遠擬古詩注。御覽八十二補。及有夏之衰。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之不附。以代夏政。逼簒帝位。故號有窮氏。此上參御覽八十二。帝相徙于商邱。依同姓諸侯斟尋。羿恃其善射。不修民事。淫於田獸。棄其良臣。武羅、伯姻、熊髡、龍圉。而信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伯明后以讒棄之。而羿以爲己相。寒浞殺羿於桃梧。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之。死于窮門。浞遂代夏。立爲帝。史紀夏本紀正義。

寒浞有窮氏。既簒帝位。復襲有窮之號。浞因羿之室。生奡及豷。奡多力。能陸地行舟。浞使奡率師滅斟灌、斟尋氏。殺夏帝相。封奡於過。封豷於戈。恃其詐力。不恤民事。初奡之殺帝相也。妃有仍氏女曰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初夏之遺臣曰靡。事羿。羿死。逃奔有鬲氏。收斟尋二國餘燼。句有脫誤。殺寒浞

而立少康。滅寡於過。依左傳當疊少康二字。后杼。滅豷於戈。有窮遂亡。史記夏本紀正義。御覽八十二。

帝宁一號后予。或曰公孫曼。能率禹之功。夏人報祭之。在位十七年。御覽八十二。

帝芬一名帝槐。或曰祖武。在位二十六年。同上。

帝芒一名和。或曰帝芒。同上。

帝泄一名帝世。或曰泄宗。在位十六年。同上。

帝不降一名帝降。或曰北成。原注北一作江。同上。

帝扃一名帝禺。或曰高陽。在位二十一年。同上。

帝廑一名頃。或曰董江。在位二十年。同上。

少康子帝杼。杼子帝芬。芬子帝芒。芒子帝世。世子帝不降。不降弟帝喬。喬子帝廣也。至帝孔甲。孔甲不降子。昭二十九年左傳疏。

帝皋一名皋苟。御覽八十二。

發生桀。史記夏本紀索隱。

帝桀淫虐。有才力。能伸鉤索鐵。手能搏熊虎。多求美女以充後宮。爲瓊室瑤臺。金柱三千。始以瓦爲屋。以望雲雨。大進侏儒倡優。爲爛漫之樂。設奇偉之戲。縱靡靡之聲。書鈔二十一引。靡靡之樂。蓋卽此文。日夜與妹喜及宮女飲

酒。常置妹喜於膝上。妹喜好聞裂繒之聲而笑。桀爲發繒裂之。以順適其意。二句依御覽百三十五。以人駕車。肉山脯林。以酒爲池。使可運舟。二句依御覽五十七補正。一鼓而牛飲者三千餘人。醉而溺水。以虎入市。而視其驚。諸侯叛桀。關龍逄引皇圖而諫。桀殺之。此三句依書太誓疏補。伊尹舉觴造桀諫曰。君王不聽羣臣之言。亡無日矣。桀聞然折。啞然歎曰。子又祆言矣。天之有日。由吾之有民。由即猶字。日亡吾乃亡也。兩日鬬蝕。攝提移處。五星錯行。伊洛水竭。此三句依書鈔四十二補。鬼呼於國。桀醉不寤。湯來伐桀。以乙卯日戰於鳴條之野。桀未戰而敗績。湯追至大涉。遂禽桀於焦放之歷山。乃與妹喜及諸嬖妾同舟。浮海奔于南巢之山而死。御覽八十二

雀山之地。一夕爲大澤。而深九尺。御覽七十一

自禹至桀。并數有窮。凡十九王。合四百三十二年。禹一。啓二。太康三。仲康四。相五。羿六。寒浞七。少康八。杼九。槐十。芒十一。泄十二。降十三。扃十四。廑十五。孔甲十六。皋十七。發十八。桀十九。初學記九

有鸛飛而遺卵。簡翟與妹競取。覆以玉筐。御覽八百五

簡翟浴元邱之水。燕遺卵吞之。剖背生契。御覽三百七十一

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爲名。蓋自微始。史紀殷本紀索隱

殷出自帝嚳。子姓也。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故名履。字天乙。是謂成湯。此下御覽有帝字。依藝文節去。一名帝乙。豐下銳上。皙而有髯。此句御覽作指有胼。今依初學記。倨身而揚聲。長九尺。臂四肘。有聖德。諸侯有不

義者。湯從而征之。誅其君。弔其民。天下咸悅。故東征則西夷怨。南征則北狄怨。曰。奚爲而後我。故仲虺誥曰。徯我后。后來其蘇者也。凡二十七征。而德施於諸侯焉。出見羅者。方祝。湯問之曰。爾之祝何也。羅者曰。此三句依初學記二十二補。從天下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入吾網。湯聞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爲此哉。乃下車。此二字依御覽九百四十八補。命解其三面。而置其一面。而字依事類賦注三十補。又初學記二十二命作令。置作留。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罔。今人學結。二句依御覽九百四十八刪。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諸侯聞之。咸曰。湯之德至矣。澤及禽獸。況於人乎。一時歸湯者三十六國。湯字依書鈔十補。及夏桀無道。臯諫者。湯使人哭之。桀囚湯于夏臺。四湯下藝文衍使字依御覽刪。而後釋之。諸侯由是咸叛桀附湯。同日貢職者五百國。三年而天下悉服。藝文悉作咸。將伐桀。先滅韋顧昆吾。遂戰于鳴條之野。書鈔十三引革車三萬伐桀于鳴條。蓋此文有刪節。桀奔于南巢之山。湯乃卽天子之位。以水承金。始居亳。遂遷九鼎於亳。至大坰而有慚德。二句依文選曲水詩序注補。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于山川曰。政不節耶。此句依後漢書周舉傳注。使民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行耶。何不雨之極耶。殷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爲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翦髮斷爪。以己爲牲。禱于桑林之社。御覽五十五作野。又後漢書鍾離意傳注有以六事自責句。按六事在上文。依藝文御覽節去。曰。唯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于上天后土。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及萬方。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言未已。而大雨。至方數千里。湯卽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此三句依史記殷本紀集解。湯娶有莘氏

女爲正妃。生太子丁。外丙。仲壬。太子早卒。外丙代立。初學記九。藝文十二。御覽八十三參定。

伊尹力牧之後。生於空桑。史記殷本紀索隱。

初力牧之後曰摯。其母曰始朶。伊水之濱。夢神告己曰。臼出水而遠走無顧。原誤作願。及明。視臼。中有水。卽告隣而走東十里。乃顧其地。盡爲水矣。占經百十四。

伊摯豐下銳上。色黑而短。僂身而下聲。年七十而不遇。湯聞其賢。設朝禮而見之。摯乃說湯致於王道。後漢書馮衍傳注。

湯思賢。夢見有人負鼎抗俎。對己而笑。寤而占曰。鼎爲和味。俎者割截。天下豈有人爲吾宰者哉。初力牧之後曰伊摯。耕於有莘之野。湯聞以幣聘。寰宇記十三引。伊尹居莘野。湯聞其賢。聘以爲相。與此文互有刪節。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乃求婚於有莘之君。有莘之君遂嫁女於湯。以摯爲媵臣。至亳。乃負鼎抱俎見湯也。御覽三百九十七。

湯問葛伯何故不祀。曰。無以供犧牲。湯遣之以羊。御覽九百二。事類賦注二十二。

湯得天下要地。有神牽白狼銜鉤入殷朝。乃東觀沈璧于洛。獲黃魚黑玉之瑞。於是始受命稱王。初學記六。占經百六十六。御覽九百九。廣記十一。唐參定。

伊尹爲丞相。仲虺爲左丞相。書鈔五十。

殷湯問伊摯曰。古者立三公九卿大夫元士者何。摯曰。三公以與主參王事。九卿以參三公。初學記十二。書鈔五十三。

御覽二百二十八。並引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以參九卿。書鈔五十六引。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元士以參大夫。故參而又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內外若一。又曰。相去幾何。摯曰。三公者。者字依書鈔五十補。智通於天地。書鈔作智運乎天道。應變而無窮。辨於萬物之情。書鈔有者也二字。其言足以調陰陽四時而節風雨。如是者舉之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九卿者。不出四時。通溝渠。修隄防。樹種五穀。通於地理。能通利不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象。取去與民同解。通於人事。行內舉繩。不傷於言。言足法於世。不害於身。通關梁。實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元士者。知義而不失。期事功而不獨專。中正強諫。而無奸詐。在私立公。而可立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元士。故元士之事。常在於義。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矣。五行大義論諸官第二十二。

三公股肱之臣。九卿手足之臣。大夫筋脈之臣。元士肌肉之臣。同上。

奇肱民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吹奇肱車至於豫州。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十年東風至。湯復作車遣賜之。去玉門四萬里。事類賦注二。

殷樂一名桑林。襄十年左傳疏。

殷時有仙女名昌容。隔肉見骨。御覽三百七十五。

太甲反位又不怨。故更尊伊尹曰保衡。卽春秋傳所謂伊尹放太甲。卒爲明王是也。太甲修政。殷道中興。

號曰太宗。孔蘜所謂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卽政。謂之明王者也。一名祖甲。享國三十三年。年百歲。御覽八十三。

伊尹名摯。爲湯相。號阿衡。年百歲。卒。天霧三日。沃丁以天子禮葬之。史記殷本紀正義。

帝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天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之禮。祀以太牢。親自臨喪。資之三年。以報大德焉。書沃丁序疏。水經泗水注。初學記二。御覽十五。又八十三。參定。

太戊問於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闕。白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於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書咸乂序疏。

帝祖乙以乙日生。故謂之帝乙。幾曰疏引祖乙亦云乙日生。復名乙。孔子所謂五世之外。天之錫命。疏可同名者也。是以祖乙不爲諱。蓋殷禮也。御覽八十三。

帝盤庚徙都殷。始改商曰殷。同上。

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書盤庚序疏引此句作民皆奢侈。乃南渡河。將徙都亳之殷地。人咨嗟相怨。不欲徙。盤庚乃作書三篇以告喻之。今尚書盤庚三篇是也。亳在偃師。後漢書郎顗傳注。文苑傳注。

武丁卽位。諒闇。居凶廬。百官總已聽于冢宰。三年不言。旣免喪。猶不言。羣臣諫。武丁於是思建良輔。夢天賜賢人。肖靡之衣蒙之而來。且云。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寤而推之曰。傅者相也。

說者懽悅也。天下當有傳我而說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于虞虢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登以爲相。享國五十有九年。年百歲。二句又見後漢書郎顗傳注。初高宗有賢子孝已。其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此句之字依文選長笛賦注。御覽八十三。春秋外傳所謂元王勤商十有四世。帝祖甲亂之。七世而隕是也。御覽八十三。

憑辛。史記殷本紀索隱。

帝文丁一曰太丁。御覽八十三。

帝乙復濟河。北徙朝歌。其子紂仍都焉。史記周本紀正義。又御覽八十三無末句。帝乙作帝武乙。

帝乙有二妃。正妃生三子。長子微子啓。中曰微仲衍。原作行誤。小曰受德辛。庶妃生箕子。年次啓。皆賢。初啓母之生啓及衍也。尚爲妾。及立爲后。乃生辛。帝乙以啓賢且長。欲以啓爲太子。史據法爭之。帝乙乃立辛爲太子。帝乙卽位三十七年。御覽八十三。

帝紂能倒曳九牛。撫梁易柱。有蘇氏叛紂。因伐蘇。蘇人以美女妲己奉紂。紂大悅。赦蘇。而納妲己爲妃。常與沈醉于酒。所譽者貴。所憎者誅。淫縱愈甚。始作象箸。箕子爲父師。歎曰。象箸必不施於土簋。不盛於菽藿。御覽無此句。又上句施作更。並依後漢書西羌傳注補正。必將犀玉之杯。食熊蹯豹胎。御覽八百九十二引。此下有散宜生獻紂黑豹句。蓋文王囚羑里時事。於本條中無可位置之處。故不補入。必不衣短褐。處於茅屋之下。此於字依御覽八百十五補。必將衣文繡之衣。遊於九層之臺。御覽八百十五層作重。居

於廣室之中矣。居五年。紂果造傾宮。作瓊室瑤臺。飾以美玉。七年乃成。其大三里。其高千丈。寰宇記五十六作千仞。其大宮百。書鈔二十引大宮千里。其小宮七十三處。宮中九市。車行酒。馬行炙。以百二十日爲一夜。六月發民獵於西山。居朞年。天下大風雨。飄牛馬。壞屋樹。天火燒其宮。兩日並盡。或鬼哭。或山鳴。紂不懼。愈慢神。誅諫士。爲長夜之飲。七日七夜。失忘歷數。不知甲乙。問於左右。使問箕子。謂其私人曰。依文義應重箕子二字。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危矣。一國不知。而我獨知之。我其危矣。宰夫以醢熊蹯不熟。紂怒。殺宰人。斮朝涉之脛。而視其髓。刳孕婦之腹。而觀其胎。書太誓疏引。紂割比干妻。以視其胎。又殺人以食虎。諸侯或叛。妲己以罰輕。紂欲重刑。乃先爲大熨斗。以火爇之。使人舉不能勝。輒爛手。不能勝三字本在爛手下。依書鈔百三十五。御覽七百十二移正。紂怒。乃更爲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爇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足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爲樂。御覽七百十二引。與妲己爲戲笑。又八百十三引。紂作銅柱。令男女裸形緣之。烙。則妲己笑。武王乃率諸侯來伐。紂有億兆夷人。起師自容閭至浦水。與同惡諸侯五十國。凡十七萬人。距周于商郊之牧野。紂師皆倒戈而戰。紂卽位三十二年。正月甲子。敗績。赴宮登鹿臺。蒙寶衣玉席。自投于火而死。周武王封其子武庚爲殷後。御覽八十三。

邢侯爲紂三公。以忠諫被誅。史記項羽紀正義。寰宇記五十九。

紂以鬼侯爲三公。鬼侯有女美。而進之於紂。悅之。妲己乃泣而譖之。紂怒。鬼侯女。遂殺之。而醢鬼侯。御覽三百八十一。又書鈔四十一引醢鬼侯三字。

炎翼侯。書鈔四十一

殷紂六月雨雪。或雨赤血也。書鈔四十二

紂多發美女以充傾宮之室。婦人衣綾紈者三百餘人。後漢書桓帝紀注。又書鈔二十引席錦綉三百人

紂作傾宮。多采美女以充之。武王伐殷。乃歸傾宮之女於諸侯也。後漢書陳蕃傳注

商之饗國也三十一王。是見居位者實三十王。而言三十一者。兼數太子丁也。自湯得位至紂。凡六百二十九年。成湯一。外丙二。仲壬三。太甲四。沃丁五。太庚六。小甲七。雍巳八。太戊九。仲丁十。外壬十一。河亶甲十二。祖乙十三。祖辛十四。沃甲十五。祖丁十六。南庚十七。陽甲十八。盤庚十九。小辛二十。小乙二十一。武丁二十二。祖庚二十三。祖甲二十四。廩辛二十五。庚丁二十六。武乙二十七。太丁二十八。辛乙二十九。紂三十。初學記九

帝嚳妃姜嫄。履神人之迹而孕。以爲不祥。棄之陋巷。牛羊不踐。置之寒冰。鳥覆翼之。嫄以爲神。收而養之。童齔好於穡稼。及長。仰伺房星。以爲農候。舜進之于堯。以掌農正。而爲稷官。故謂之后稷。賜姓姬氏。輔行記二之五

棄恤民勤稼。蓋封地方百里。巡教天下。死於黑水之間。潢渚之野。御覽五十五

冢去中國三萬里。此句別見史記周本紀集解

后稷納姞氏生不窋。史記周本紀索隱。

公非字辟方。同上。

雲都亞圉字。史記周本紀集解。

公祖一名組紺諸盩。字叔類。號曰太公也。史記周本紀索隱。

古公亶父。是爲太王。以修德爲百姓所附。狄人攻之。以皮幣事之。不得免焉。又事之以玉帛。不得免焉。又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遂策杖而去。後漢書陳龜傳注策杖二字倒。踰梁山。此句依後漢書注補。止于岐山之陽。此二字依長安志補。邑於周地。故始改國曰周。此二句又見史記周本紀集解。豳人聞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東循而奔從之者如歸市焉。一年而成三千戶之邑。二年而成都。三年五倍其初。王於是改戎俗。築城郭。立宗廟。設官司。卽詩所謂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作廟翌翌。築之登登。削屢馮馮者也。周道之端。蓋自此始。御覽百五十六長安志二。

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時。賜九命爲西長。始受圭瓚秬鬯。詩周南召南譜疏論語泰伯疏。

王季葬鄠縣之南山。史記周本紀集解。

季歷之妃生文王昌。此句依初學記十九。御覽三百七十七。龍顏虎肩。史記周本紀正義。御覽三百六十五。並作虎眉。身長十尺。胷有四乳。敬老慈幼。妄朝不食。以延四方之士。御覽八十四引此二句。前後兩見。今審文義刪併。是以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之屬。咸至是爲四臣。文王雖在諸侯之位。襲父爵爲西伯。紂既囚文王。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質于殷。爲紂御。紂烹以爲羹。

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尙不知也藝文十二御覽八百六十聖者下有與字尙作而

紂酌梅酒以賜文王書鈔四十一

未受命時已得太公詩文王疏約帝王世紀文

欲隱東海之濱聞文王善養老故入釣于周水經河水注

散宜生南宮括閎夭學乎呂尙尙知三人賢結朋友之交及紂囚文王乃以黃金千鎰與宜生令求諸物與紂後漢書史弼傳注

庖犧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爲六十四卦黃帝堯舜引而伸之分爲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文王在羑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謂之周易此四句依周易敘論補正初學記二十一御覽六百九

文王爲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後漢書王暢傳注

西伯至仁百姓襁負而至後漢書陳龜傳注

文王合六州之諸侯以朝紂紂以崇侯之讒而怒諸侯請送文王棄于程此處有脫誤不可讀詩皇矣疏引文王徙宅於程寰宇記二十六宅作居

十年正月文王自商至程太姒夢見商庭生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之於闕間梓化爲松柏柞棫覺而驚以告文王文王不敢占召太子發命祝以幣告于宗廟羣神然後占之于明堂及發並拜吉夢遂

作程寤。文王自程徙都酆。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酆。止于文王之戶。言天命歸周之意。自文王自程徙都酆。至此別見御覽三百九十八。按文義當在此。始文王繼父爲西伯。都于雍州之地。及受命復兼梁荊二州。化被于江漢之域。於是諸侯歸附之者六州。而文王不失臣節。先是文王夢日月之光著身。此句又見御覽四。又鸞鸞鳴於岐。作武象之樂。神農氏始作五絃之琴。以具宮商角徵羽之音。歷九代。至文王復增其二絃。曰少宮、少商。文王嗣位五十年。卽周書所謂文王受命享國五十年是也。御覽八十四。

文王在豐。九州諸侯咸至。五星聚於房。占經十九注。

文王卽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此上又見史記周本紀正義。周書稱文王受命九年。惟暮之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九年猶召太子。明其七年未崩。詩文王疏約帝王世紀文。

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子朔。昆夷氏侵周。詩緜疏作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而不與戰。詩采薇疏。又緜疏。

文王問太公。我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須氏疑於我。我可先伐之。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伐之不義。太公曰。臣聞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文王曰。善。遂侵阮徂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詩皇矣疏。

周有密須之鼓。書鈔百八。

文王伐崇侯虎。至五鳳墟。禨係解。顧左右無可使者。乃俯而結之。樂府七十四

文王取太姒生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郕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聃叔季載。詩思齊疏

周時有天火降于王屋。流爲赤烏。爲周瑞也。六帖十四九

武王自盟津還。返於周。初學記九返作及。御覽七百二周作國。見喝人。王自左擁而右扇之。紂政彌亂。殷太史向摯載其圖書而歸周。王以告于諸侯。四年起師而東。遂率戎車。至鮪水。此二句依初學記九。紂使膠鬲候周師。見王問曰。西伯將焉之。王曰。將攻薛也。膠鬲曰。然。願西伯無我欺。王曰。不子欺也。將之殷。膠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日。以是報矣。膠鬲去而報命於紂。而雨甚。軍卒皆諫王曰。卒病。請休之。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報其主矣。吾雨而行。所以救膠鬲之死也。遂行。自紂使膠鬲至此。依書武成疏補。甲子至於商郊牧野。乃作牧誓。藝文誤作木檐。又樂府七十四引武王至商郊牧野誓衆。蓋約其文。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二句依樂府補。王韝係解。五人待於前。藝文侍作御。莫肯爲王係韝。樂府作莫肯與王結。皆曰。臣所以事君王。非爲係韝也。王乃釋旄鉞而係之。樂府作俯而結之。與紂戰。紂師敗績。擒費仲惡來。紂赴于京。自燔于宣室而死。二嬖妾與妲己亦自殺。乃以大旗麾諸侯。大旗。藝文作大白髦。入殷商都。百姓咸待于郊。王使告曰。上天降休商人。皆拜。王亦答拜。以兵入造紂及妲己尸。王親射之。三發。然後下車。以劍擊之。周公爲司徒。使以黃鉞斬紂頭。懸於大白之旗。召公爲司空。又使以元鉞斬妲己頸。懸之小白旗。明日天雨。王命除

道修社。入商宮。朝成湯之廟。登堂。見美玉。入室。見美女。王皆取而歸之諸侯。天下聞之。以廉於財色矣。御覽八百五引。周武王伐殷爲天子登臺見玉。王曰。誰之玉。或曰。諸侯之玉。王不取。反歸之。天下聞之曰。王廉於財矣。初學記二十四略同。置旌於商容之閭。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賜貝千朋。命原公釋百姓之囚。歸璇臺之珠玉。後漢書周舉傳注引武王入殷。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出傾宮之女於諸侯。又書武成疏引王命封墓。釋囚。又歸施鹿臺之珠玉及傾宮之女於諸侯。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民。命南宮伯達。御覽南宮下有括字。依藝文刪。史佚遷九鼎于洛邑。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饗祀于軍。微子膠鬲皆委質爲臣。殷民咸喜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其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其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藉之乎。王之於色也。見在者猶歸其父母。況其復徵之乎。自殷民咸喜以下。參書武成疏。○藝文十二。御覽八十四。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卽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不惡而嚴。是以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書武成疏。

殷有長者。王親往。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書鈔四十二。

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

人。詩疏。賚

自殷都以東爲衞。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爲鄘。蔡叔監之。都以北爲邶。霍叔監之。是爲三監。史記周本紀正義。

詩人歌武王之德。今小雅自魚麗至菁菁者莪十篇是也。詩譜疏。二雅

武王納太公之女曰邑姜。藝文納作妃。修教于內。生太子誦。藝文十五。御覽百三十五。又百四十六。

武王五男二女。詩何彼襛矣疏。

周、姬姓也。文王始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分歸之。與鬼侯並入爲紂三公。與鬼侯並四字。依書鈔四十一補。年十五而生太子發。文王九十七而崩。太子發代立。是爲武王。武王二年。觀兵至孟津之上。四年始伐殷爲天子。以木承水。自酆徙都鎬。十年冬。王崩于鎬。殯于岐。時年九十三歲矣。自十年冬至此。依御覽八十四補正。太子誦代立。是爲成王。初學記九。

武王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六年庚寅崩。史記周本紀集解。

文武葬於畢。畢在杜南。書毫姑序疏。

成王元年。周公居冢宰攝政。王年少。御覽王上有成字。未能治事。故號曰孺子。八年春正月朔。王始躬親王事。藝文作王始躬政事。以周公爲太師。藝文誤作冢宰。封伯禽于魯。父子並命。周公拜于前。魯公拜于後。王以周公有勳勞于天下。故加魯以四等之上。兼二十四附庸。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王既營都洛邑。復居酆鎬。淮夷徐戎及商

奄又叛。王乃大蒐於岐陽。東伐淮夷。七年王崩。年十六矣。太子釗代立。藝文十二。御覽八十四。

周成王時。肅愼氏來獻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初學記五。書鈔百六十。

康王元年。釋喪冕。作誥申諸侯。命畢公作策。分民之居里於成周之郊。王在位二十六年崩。子瑕代立。是謂昭王。御覽八十五。

昭王在位五十一年。以德衰南征。及濟于漢。楚人惡之。乃以膠船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于水中而崩。其右辛游靡長臂且多力。游拯得王。周人諱之。王室於是乎大微。王娶於房。曰房后。生太子滿代立。是謂穆王。史記周本紀正義。御覽八十五。又七百六十六。又七百六十八。

穆王卽位。命伯嬰爲大僕。今尙書君牙、伯冏二篇是也。藝文四十九。

周穆王征犬戎。得鍊剛赤刀用之。割玉如割泥焉。書鈔百五十九。御覽七十四。

周穆王使造父御八駿。日行千里。車轍馬迹。遍於天下。事類賦注六。

穆王修德教。會諸侯於塗山。命呂侯爲相。或謂之甫侯。五十一年王已百歲。老耄。以呂侯有賢能之德。於是乃命呂侯作呂刑之書。五十五年。王年百歲。崩于祇宮。御覽八十五。

恭王能庇昭穆之闕。故春秋稱之。周自恭王至夷王四世。年紀不明。是以歷依魯爲正。王在位二十年。崩。子堅代位。同上

周懿王二年。王室大衰。自鎬徙都。生非子。因居犬邱。今槐里是也。寰宇記二十五。長安志十四。又御覽八十五節引。

周之紀國。姜姓也。紀侯譖齊哀公於周懿王。王烹之。史記始皇紀集解。

夷王卽位。諸侯來朝。王將與抗禮。諸侯德之。三年。王有惡疾。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羣望以祈王身。十六年。王崩。御覽八十五。

厲王荒沈于酒。淫於婦人。同上。

共伯和干王位。史記三代世表索隱。

宣王元年。以邵穆公爲相。秦仲爲大夫。誅西戎。是時天大旱。王以不雨。遇災而懼。整身修行。欲以消去之。祈于羣神。六月乃得雨。依下條當作六年。大夫仍叔美而歌之。今雲漢之詩是也。是歲西戎殺秦仲。王於是進用賢良樊仲山父、尹吉父、程伯休父、虢文公、申伯、韓侯顯父、南仲方叔、仍叔、邵穆公、張仲之屬。並爲卿佐。自厲王失政。獫狁荊蠻。交侵中國。官政隳廢。百姓離散。王乃修復宮室。興收人才。容納規諫。安集兆民。命南仲、召虎、方叔、吉父並征定之。復先王境土。繕車徒。興畋狩禮。天下喜王化復行。號稱中興。御覽八十五。

宣王元年。不藉千畝。虢文公諫而不聽。天下大旱。五年不雨。至六年乃雨。詩雲漢疏。

三十年。伐魯。諸侯從此而不睦。詩二雅譜疏。

幽王三年。嬖褒姒。褒姒年十四。八年立以爲后。詩白華疏。

三年。褒人以褒姒自贖。時卽與虢石父比而譖申后。太子尹氏及祭公導王爲非。八年。竟以石父之譖廢申后。逐太子。九年王廢高明。而近讒慝。使虢公專任於外。褒姒固寵於內。王室始騷。詩二雅譜疏。

發烽乃大笑。書鈔十一二

十月之交四篇。正刺幽王。詩十月之交疏。約帝王世紀文。

平王元年。鄭武公爲司徒。與晉文侯股肱周室。夾輔平王。率諸侯勤力一心。東遷洛邑。書鈔四十九。御覽八十五。

平王時。王室微弱。詩人怨而爲刺。今王風自黍離至中谷有蓷五篇是也。桓王失信。禮義陵遲。男女淫奔。讒僞並作。諸侯背叛。搆怨連禍。九族不親。故詩人刺之。自桓王失信至此。又見御覽八十五。今王風自兔爰至大車四篇是也。詩王風譜疏。

僖王自卽位以來。變文武之制。作元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而輿馬奢侈。故孔子譏焉。五年王崩。子涼洪代立。書鈔二十。御覽八十五。

二十四年惠王崩。史記十二諸侯表集解。

周襄王十五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果驗辛有之言。御覽百五十八。

老聃初生而髮白。故曰老子。御覽三百七十三。

晉平公使叔譽聘周。見太子晉與之言。晉五勝之。叔譽三窮。歸告公曰。太子年十五。臣不能與之言。君其

事之。六帖十七。三

景王遇心疾。崩于榮錡氏。單穆公與劉文公立太子猛。是爲悼王。景王在位二十五年。御覽八十五。

悼王葬景王于翟泉。今洛陽太倉中大冢是也。水經穀水注。

悼王以景王二十五年四月始卽位。十一月崩。王立凡二百日。故春秋稱王子猛卒。不成喪。故不言天王崩也。立王母弟。是爲敬王。御覽八十五。

敬王四十四年。元己卯。崩壬戌。史記周本紀集解。

敬王三十九年。春秋元。終四十四年。敬王崩。子貞定王立。貞定王崩。子元王立。哀十九年左傳疏。

貞定王十年。元癸亥。崩壬申。史記周本紀集解。六國表集解略同。又

元王元年癸酉。十一年癸未。三晉滅智伯。二十八年庚子崩。三子爭立。立應爲貞王。此句有誤。史記周本紀集解。六國表集解參定。據此則貞定王在元王前。與史記互異。以諸書所引考之。知皇甫謐本文如此。非傳寫之誤也。

哀王卽位。三月。弟叔襲殺王而立。是爲思王。御覽八十五。

思王卽位。五月。弟隗攻殺王而代立。是爲考哲王。同上。

考哲王封弟揭於河南。續周公之官。是爲西周桓公。史記周本紀正義。

考哲王元辛丑。崩乙卯。史記周本紀集解。

威烈王元丙辰崩己卯。同上。

威烈王崩子貞立是爲元安王。御覽八十五。

安王元庚辰崩乙巳。史記周本紀集解。御覽八十五。

安王子喜立是爲烈王。

顯王元年趙成侯、韓哀侯來攻周。二年西周威公之嗣曰惠公。始封惠公少子班於鞏以奉王。是爲東周惠公。周於是始分爲東西。王微弱。政在西周。同上。

愼靖王六年崩子延代立。史記周本紀索隱。六國表索隱。延並作誕。是爲赧王。同上。

赧王二十七年冬十月。秦昭襄王仍僭號西帝。齊閔王稱東帝。十一月。秦齊各復去帝號爲王。四十五年。王如秦。得罪於秦。秦攻周。或說秦王乃止。王雖居天子之位。爲諸侯之所侵逼。與家人無異。多貰於民。史記周本紀正義作多負貴於民。無以歸之。乃上臺以避之。故周人因名其臺曰逃債之臺。故洛陽南宮諺臺是也。此句故字依御覽百七十七補。五十九年。秦攻韓、魏、趙。大破之。王懼。乃背秦與諸侯合從。將天下銳師。將字原誤在合字下。今審文義乙轉。出伊闕攻秦。秦昭襄王大怒。使將軍摎攻周。王恐。乃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於秦。秦昭襄王盡納其獻。立爲三川郡。自盡獻其邑至此。並依寰宇記三補正。使赧王歸于周。降爲庶人。以壽終。同上。

自尅殷至秦滅周之歲。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此二句。又見史記周本紀集解。按前文自武王元年乙酉。至赧王末年乙巳。實止八百六十一年。武

王一。成王二。康王三。昭王四。穆王五。恭王六。懿王七。孝王八。夷王九。厲王十。宣王十一。幽王十二。平王十三。桓王十四。莊王十五。釐王十六。惠王十七。襄王十八。頃王十九。匡王二十。定王二十一。簡王二十二。靈王二十三。景王二十四。悼王二十五。敬王二十六。貞定王二十七。元王二十八。哀王二十九。思王三十。考王三十一。威烈王三十二。元安王三十三。夷烈王三十四。顯聖王三十五。愼靖王三十六。赧王三十七。初學記九。

漢武帝元鼎四年。東巡河洛。思周德。乃封姬嘉三千戶。地方三十里。爲周子南君以奉周祀。元鼎三年。嘉弟昭進爵爲承休侯。在此城也。平帝元始四年。進爲鄭公。光武建武三年。封姬觀爲衞公。史記周本紀正義。

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史記魯世家集解。

獻公三十六年。同上

哀公元甲辰。終庚午。同上

悼公四十年。元辛未。終庚戌。同上

元公元辛亥。終辛未。同上

穆公元壬申。終甲辰。同上

共公元乙巳。終丙寅。同上

康公元丁卯。終乙亥。同上。

景公元丙子。終甲辰。同上。

平公元乙巳。終甲子。同上。

文公元乙丑。終丁亥。同上。

傾公元戊子。終辛亥。同上。

賜之元玉。妻以姚姓之女。史記秦本紀集解。

作石椁於北方。同上。

去彘縣十五里。有冢常祠之。同上。

秦襄公二年。徙都汧。史記秦本紀正義。

文公葬於西山。在今隴西之西縣。史記秦本紀集解。

秦甯公葬西山大麓。故號秦陵山也。史記秦本紀正義。

并國十二。開地千里。書鈔十二。

秦穆公女。名弄玉。善吹簫。與蕭史共登樓吹簫。作鳳凰音。感鳳凰從天而降。後升天矣。侍兒小名錄拾遺。

秦武王好多力之人。齊孟賁之徒並歸焉。孟賁生拔牛角。孟子公孫丑上正義。

秦武王好多力之士。烏獲之徒並皆歸焉。秦王於洛陽舉周鼎。烏獲兩目血出。孟子告子下正義。

悼武王葬畢。今安陵西畢陌。史記始皇紀集解。

秦莊王葬于芷陽之麗山。京兆東南霸陵山。水經渭水注。

秦、嬴姓也。昔伯翳爲舜主畜多。故賜姓嬴氏。孝襄公始修霸業。壞井田。開阡陌。天子命爲伯。至昭襄王。自稱西帝。攻周。廢赧王。取九鼎。至莊襄王。滅東西周。莊襄王崩。政立。爲始皇帝。幷天下。置三十六郡。自以水德。故以十月爲正。色尙黑。使蒙恬築長城。焚詩書百家之言。坑儒士四百六十人。三十七年。崩於沙邱平臺。年五十。初學記九。

良爲韓之公族。姬姓也。秦索賊急。乃改姓名。史記留侯世家索隱。

南山曰商山。又名地肺山。亦謂楚山。此上別見寰宇記百四十一。

四皓始皇時隱於商山。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時遠。吾將何歸。御覽百六十八。

始皇三十三年。彗星見。史記始皇紀集解。

秦車馬曰乘輿。出曰車駕。書鈔百三十九。

秦改鎬曰咸陽都焉。爲漢驅除。不求五運。別以水德王。秦自始封至滅。三十六世。合六百五十年。秦顓頊之後也。先世造父之爲穆王御。有功。封之於趙城。國爲趙氏也。與簡子同祖。嬴姓也。秦亦在水火之間。初學

記九。

自昭襄王滅周。至子嬰凡四王、二帝。合四十九年。二句又見御覽八十六。昭襄王一。孝文王二。莊襄王三。始皇帝四。胡亥五。子嬰六。同上。

漢出自帝堯。劉姓也。豐公家於沛之豐邑中陽里。此句依藝文九十九。御覽九百二十。其妻夢赤馬若龍。御覽九百二十。事類賦注十九。馬並作烏。戲已而生執嘉。是爲太公。卽太上皇也。太上皇之妃曰媼。蓋姓王氏。此句依史記高祖紀索隱補。是爲昭靈后。名含。始遊於洛池。有玉雞銜赤珠出。史記高祖紀正義。玉作寶。刻曰。玉英吞此者王。含始吞之。生子邦。字季。自豐公至此。又見御覽八十七。是爲漢高皇帝。秦二世元年。諸侯叛秦。沛人共立爲沛公。二年入武關。至灞上。秦王子嬰降。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元年。還攻雍。遂定三秦。五年。破霸王羽於垓下。追斬於東城。天下始定。春正月。楚王韓信等請尊爲皇帝。二月卽位於定陶。汜水之陽。都長安。十二年崩于長樂宮。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漢十二年。二句依史記高祖紀集解補。年六十二。初納呂公之女。謂之高皇后。生太子盈。代立。學記九。

高祖爲泗水亭長。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北至皆失盡。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高祖卽自疑。亡匿於芒碭山澤岩石之間。同上。

長陵山東西廣一百二十步。高十三丈。在渭水北。去漢長安城三十五里。史記高祖紀集解長安志十三。

高后合葬長陵。史記呂后紀集解。

元晏先生曰。禮稱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觀漢祖之取天下也。藝文漢作高。遭秦世暴亂。藝文無世字。不階尺土之資。不權將相之柄。發迹泗亭。奮其智謀。羈勒英雄。藝文羈作銜。鞭驅天下。或以威服。或以德致。或以義成。或以權斷。逆順不常。霸王之道雜焉。是以居帝王之位。御覽是以下衍聖字。依藝文刪。而無一定之制。三代之美。固難及矣。藝文十二。御覽八十七。

惠帝以秦始皇三十七年生。崩時年二十三。史記呂后紀集解。

惠帝名嬰。史記外戚世家索隱。

安陵。此二字以意補。去長陵十里。去長安北三十五里。史記呂后紀集解。

漢文帝時。日中有王字。事類賦注一。

孝文皇帝卽位二十三年。年四十七。葬霸陵。因山爲體。去長安七十里。此句依史記孝文紀集解補。廟名顧成。號太宗。書鈔八十七。御覽八十八。

竇太后名猗房。史記外戚世家索隱。

孝景皇帝以孝惠七年生。卽位十六年。年四十八。葬陽陵山。方一百二十步。高十四丈。去長安四十五里。廟名德陽。書鈔八十七。御覽八十八。史記孝景紀集解。長安志十三參定。

王太后名姬。史記外戚世家索隱。

越王趙佗以建元四年卒。爾時漢興七十年。佗蓋百歲矣。史記南越傳集解。

孝武皇帝廟名龍淵。廟在茂陵東。號世宗。書鈔八十七。御覽八十八。又五百三十一。長安志五參定。

孝昭皇帝廟名徘徊。書鈔八十七。御覽五百三十一。

宣帝廟名樂遊。御覽十九。八

孝元皇帝廟名長壽。此句又見御覽八十九。王莽尊爲高宗。後日爲非禮廢。書鈔十七。八

成帝廟名池陽。御覽十九。八

嬰爲孺子。三年而廢爲安定公。十五年而失國。更始二年。平陵方望等將嬰聚衆爲天子。數月更始乃殺之。同上。

春陵戴侯熊渠生蒼梧太守利。利生子張。納平林何氏女。生更始。後漢書劉元傳注。

更始名元。字聖公。卽位凡三年。御覽九十。

自高祖元年至更始二年。凡得二百三十年。初學記九。

光武皇帝出自景帝也。名秀。字文叔。更始元年爲偏將軍。破王邑。殺王尋。誅王郎。更始二年立爲蕭王。建武元年四月。更始降赤眉。六月光武卽帝位於常山鄗之陽千秋亭。都洛陽。在位三十三年。中元二年二

月崩于洛陽南宮。年六十三。太子莊代立。是爲孝明皇帝。同上。

原陵方三百二十步。高六丈。在臨平亭之南。樂府九十四南作東。

西望平陰。東南去洛陽十五里。後漢書明帝紀注續禮儀志注。

元晏先生曰。左氏春秋稱夏少康之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若漢之再命。世祖不階成旅之資。平暴反正。遂建中興。夏少康同美矣。藝文十二。御覽九十。

顯宗對日。書鈔十二。

顯節陵方三百步。高八丈。其地故富壽亭也。西北去洛陽三十七里。後漢書章帝紀注續禮儀志注。

孝章皇帝以中元三年生於京師。其母姓祕不出。號其墓曰長信冢。御覽十一九。

敬陵此二字以意補下同。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九里。續漢書禮儀志注。

愼陵在雒陽東南。去雒陽四十一里。同上。

孝和之嗣世。正身履道。以奉大業。賓禮耆艾。動式舊典。宮無嬪嬙。鄭衞之燕。囿無般樂遊畋之豫。躬履至德。虛靜自損。是以屢獲豐年。遠近承風。藝文十二。

康陵高五丈四尺。去雒陽四十八里。續漢書禮儀志注。

恭陵高十一丈。去雒陽十五里。同上。

憲陵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同上。

孝沖皇帝卽位一年。年三歲。御覽九十二。

懷陵西北去雒陽十五里。續漢書禮儀志注。

靜陵在雒陽東。去雒陽三十二里。同上。

宣陵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里。同上。

文陵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二十里。同上。

協字伯和。後漢書獻帝紀注。

獻帝開關東兵起。董卓遷帝都長安。見未央等宮遭赤眉之亂。宮室廢弛。故居京兆府舍。長安志五。

帝以尙書郎郭溥喻汜。汜以屯部未定。乞須留之。溥因罵汜曰。卿眞庸人賤夫。爲國上將。今天子有命。何須留之。吾不忍見卿所行。請先殺我。以章卿惡。汜得溥言切意。乃少喻。後漢書董卓傳注。

漢季建皇帝延康元年禪。魏黃初元年封山陽公。奉漢祀也。書鈔四十八。

禪陵不起墳。深五丈。前堂方一丈八尺。後堂方一丈五尺。角廣六尺。在河內山陽之濁城西北。去濁城直行十一里。斜行七里。後漢書獻帝紀注引。禪陵在濁鹿城西北十里。去懷陵百一十里。去山陽五十里。南去雒陽三百一十里。續漢書禮儀志注。

自漢元至更始五年。凡二百一十二年。自居攝元年至更始二年。凡十八年。自建武元年至延康元年。凡一百九十五年。漢前後并諸廢帝及王莽。合三十一帝。四百二十六年。初學記九。

魏、曹姓也。武皇帝諱操。字孟德。漢建安二十四年進爵爲魏王。改二十五年爲延康元年。春正月崩于洛陽。年六十六。太子丕代立。是爲文皇帝。其年冬十月受漢禪。改延康元年曰皇初。都洛陽。皇初七年崩。年四十。同上。

喜抱辛毗。書鈔二十二。

黃初元年。追尊號謚曰武皇帝。廟號曰太祖。御覽九十三。

高貴鄉公爲太子舍人成濟所害。年二十。以公禮葬之。御覽九十四。

魏常通鄉公咸熙二年禪。晉太始元封陳留王。奉魏祀者也。書鈔四十八。

陳留王既禪位。晉封陳留王就國治鄴。奉魏宗祀。御覽九十四。

自皇初元年至禪晉之歲。凡五帝。四十五年。文帝一。明帝二。廢帝齊王三。廢帝高貴鄉公四。元帝五。初學記九。

佐化于外。書鈔十一。

長大好學。書鈔十二。

明古學。同上。

集談士。同上。

請不死之藥。同上。

不占自來。書鈔十三。

心愁憂苦。書鈔十五。

天下和樂。同上。

法文武遠迹。書鈔十七。

婦人與政。書鈔一二。

逆天道。絕地德。同上。

聽亮雄斷。書鈔二十二。

周監二代。禮文取備。史官有法。法是董狐奮筆。趙孟受惡。書鈔三十七。

世本左邱明所書。家訓書證篇。

天皇太帝曜魄寶地皇爲天一。人皇爲太一。五行大義論諸神第二十。

辰星一名毫星。或曰鉤星。史記天官書索隱。

自天地設闢。未有經界之制。三皇尙矣。諸子稱神農之王天下也。地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五萬里。及

黃帝受命始作舟車以濟不通乃推分星次以定律度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一名須女曰星紀之次於辰在丑謂之赤奮若於律爲黃鐘斗建在子今吳越分野自婺女八度至危十六度曰元枵之次一名天黿於辰在子謂之困敦於律爲大呂斗建在丑今齊分野自危十七度至奎四度曰豕韋之次一名娵訾於辰在亥謂之大淵獻於律爲太蔟斗建在寅今衞分野自奎五度至胃六度曰降婁之次於辰在戌謂之閹茂於律爲夾鐘斗建在卯今魯分野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曰大梁之次於辰在酉謂之作噩於律爲姑洗斗建在辰今趙分野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之次於辰在申謂之涒灘於律爲中呂斗建在巳今晉魏分野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曰鶉首之次於辰在未謂之叶洽於律爲蕤賓斗建在午今秦分野自柳九度至張十七度曰鶉火之次於辰在午謂之敦牂一名大律於律爲林鐘斗建在未今周分野自張十八度至軫十一度曰鶉尾之次於辰在巳謂之大荒落於律爲夷則斗建在申今楚分野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曰壽星之次於辰在辰謂之執徐於律爲南呂斗建在酉今韓分野自氐五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於辰在卯謂之單閼於律爲無射斗建在戌今宋分野自尾十度至斗十度百三十五分而終百上當脫二字曰析木之次於辰在寅謂之攝提格於律爲應鐘斗建在亥今燕分野凡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國也故四方方七宿四七二十八宿合一百八十二星東方蒼龍三十二星七十五度北方元武三十五星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西方白虎五十一星八十度南方朱

雀。六十四星。百一十二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分爲十二次。一次三十度三十二分度之十四。各以附其七宿間。距周天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陽道左行。此下當有缺文。故太歲右轉。凡中外官常明者。百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合二千五百星。微星之數。凡萬一千五百二十星。萬物所受。咸系命焉。此黃帝創制之大略也。而他說稱日月所照。三十五萬里。考諸子所載。神農之地。過日月之表。近爲虛誕。及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其制無聞矣。洎顓頊之所建。帝嚳受之。志注誤作定。以國語文改。則孔子稱其地北至幽陵。南暨交趾。西蹈流沙。東極蟠木。日月所照。莫不底焉。是以建萬國而制九州。至堯遭洪水。分爲十二州。今虞書是也。及禹平水土。還爲九州。今禹貢是也。是以其時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不墾者千五百萬二千頃。民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至于塗山之會。諸侯承唐虞之盛。執玉帛亦有萬國。是以山海經稱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三百里七十一步。又使豎亥步南極北盡於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四海之內。則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名山五千三百五十經。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以供財用。儉則有餘。奢則不足。以男女耕織。不奪其時。故公家有三十年之積。私家有九年之儲。及夏之衰。棄稷弗務。有窮之亂。少康中興。乃復禹迹。孔甲之句有脫誤。至桀行暴。諸侯相兼。逮湯受命。其能

存者三千餘國。方於塗山。十損其七。民離毒政。將亦如之。殷因於夏。六百餘載。其間損益。書策不好。無以考之。又遭紂亂。至周尅商。制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又減湯時千三百矣。民衆之損。將亦如之。及周公相成王。致治刑錯。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禹十六萬一千人。周之極盛也。其後七十餘歲。天下無事。民彌以息。及昭王南征不反。穆王失荒。加以幽厲之亂。平王東遷。三十餘載。至齊桓公二年。周莊王之十三年。五千里內。非天王九嬪之御。自世子公侯以下。至於庶民。凡千百八十四萬七千人。除有土老疾定受田者。九百萬四千人。其後諸侯相并。當春秋時。尚有千二百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殺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至於戰國。存者十餘。於是縱橫短長之說。相奪於時。殘民詐力之兵。動以萬計。故崤有匹馬之禍。宋有易子之急。晉陽之國。縣釜而炊。長平之戰。血流漂鹵。周之列國。唯有燕衛秦楚而已。齊及三晉。皆以篡亂。南面稱王。衛雖得存。不絕若綫。然考蘇張之說。計秦及山東六國。戎卒尚存五百餘萬。推民口數。尚當千餘萬。及秦兼諸侯。置三十六郡。其所殺傷。三分居二。猶以餘力行參夷之刑。收大半之賦。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阿房驪山。七十餘萬。十餘年間。百姓死沒。相踵于路。陳項又肆其餘烈。故新安之坑二十餘萬。彭城之戰。睢水不流。至漢祖定天下。民之死傷亦數百萬。是以平城之卒。不過三十萬。方之六國。五損其二。自孝惠至文景。與民休息六十餘歲。民衆大增。是以太倉有不食之粟。都內有朽貫之錢。武帝承其資畜。軍征三十餘歲。地廣

萬里。天下之衆。亦減半矣。及霍光秉政。乃務省役。至於孝平。六世相承。雖時征行。不足大害。民戶又息。元始二年。郡國百三。縣邑千四百八十七。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王制疏引此二句倒。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民戶口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九百一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人。多周成王四千五百四十八萬五十五人。漢之極盛也。及王莽篡位。續以更始。赤眉之亂。至光武中興。百姓虛耗。十有二存。中元二年。民戶四百二十七萬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人。永平建初之際。天下無事。務在養民。迄于孝和。民戶滋殖。及孝安永初元初之間。兵飢乏苦。民人復損。至於孝桓。頗增於前。永壽二年。二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人。墾田亦多。單師屢征。及靈帝遭黃巾。獻帝卽位。而董卓興亂。大焚宮廟。刦御西遷。京師蕭條。豪傑並爭。郭汜李傕之屬。殘害尤甚。是以興平建安之際。海內凶荒。天子奔流。白骨盈野。故陝津之難。以箕撮指。安邑之東。后裳不完。遂有寇戎。雌雄未定。割剝庶民。三十餘年。及魏武皇帝尅平天下。文帝受禪。人衆之損。萬有一存。景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人。又案正始五年。揚威將軍朱照日所上。吳之所領兵戶九十三萬二千。推其民數。不能多蜀矣。昔漢永和五年。南陽戶五十餘萬。汝南戶四十餘萬。方之於今。三帝鼎足。不踰二郡。加有食祿復除之民。凶年飢疾之難。見可供役。裁若一郡。以一郡之人。供三帝之用。斯亦勤矣。自禹至今。二千餘載。六代損益。備於茲焉。殫漢書郡國志

注。

天子畿方千里。曰甸服。甸服之內。曰京師。御覽百五十五長安志二。

天子所宮曰都。同上。

宓羲爲天子都陳。在禹貢豫州之域。西望外方東及明豬。於周陳胡公所封。故春秋傳曰。陳太昊之墟也。續漢書郡國志陳下注引皇覽氏所都舜後所封蓋約此文於漢屬淮陽。今陳國是也。神農氏亦都陳。又營曲阜。故春秋稱魯大庭氏之庫。黃帝都涿鹿。於周官職方氏。此三字依寰宇記七十一補幽州之域。在漢爲上谷。而世本云。涿鹿在彭城南。然則上谷本名彭城。今上谷有涿鹿縣。及蚩尤城。阪泉地。又有黃帝祠。皆黃帝戰蚩尤之處也。或曰。黃帝都有熊。今河南新鄭是也。少昊氏自窮桑登位。自字依續志注故春秋傳曰。世不失職。遂濟窮桑。登帝位在魯北。在字依續志注後徙曲阜。史記周本紀正義引黃帝自窮桑登帝位後徙曲阜。即約此文。疑黃帝二字誤於周爲魯。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奎婁之分。降婁之次。周以封伯禽。故春秋傳曰。命伯禽而封少皞之墟。是以書敍稱魯公伯禽宅曲阜是也。顓頊氏自窮桑徙商邱。於周爲衞。在禹貢冀州太行之東北。踰常山及兗州桑土之野。營室東壁之分。豕韋之次。故春秋傳曰。衞顓頊之墟也。謂之帝邱。今東郡濮陽是也。帝嚳氏都亳。今河南偃師是也。禹貢外方之城。此字誤嵩之北。或言在梁非也。帝堯氏。御覽八十。此下有作字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堯山在焉。御覽八十。續漢書郡國志注焉並作北唐水在西北入河。河上原衍唐字依御覽八十刪南有望都縣。有都山。有都二字依御覽八十補即堯母慶都之所居也。相去五十里。都

山一名豆山。此都山水經瀧水注引作堯山。北登堯山。南望都山。故名其縣曰望都。寰宇記五十九。堯山縣下云南繇故城柏仁故城俱在縣西十二里。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堯所都也。而地理志堯山在唐南山中。張晏以堯山實在唐北。地理志堯之都。後徙涿鹿。世本云。在彭城南。今上谷郡北自有彭城。非宋彭城也。後又徙晉陽。今太原縣也。於周禮在幷州之域。及爲天子。都平陽。寰宇記四十。此下有平陽。卽今晉州晉陽。卽今太原也。二句。御覽百六十三脫晉州二字。餘同。按晉陽卽太原。已見上文。故不補入。於詩風爲唐國。武王子叔虞封焉。更名唐。故吳季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帝舜其所營都。或言蒲阪。詩魏風疏言作云。卽河東縣。或言平陽。或言潘。潘今上谷也。此十二字。依史記五帝紀集解補。御覽百五十五。

伏羲風姓。蛇身牛首。常居此臺。伏牛乘馬。故曰伏牛臺。寰宇記四十三。

厲山。今隨之厲鄉也。補史記皇紀注。三

黃帝生於壽邱。邱在魯東門之北。水經渭水注。史記五帝紀集解。續漢書郡國志注。

古有鄭國。黃帝之所都。二句別見續漢書郡國志注。或言縣。故有熊氏之墟。黃帝之所都也。鄭氏徙居之。故曰新鄭矣。水經洧水注。

安康謂之嬀墟。或謂之姚墟。御覽百六十八。在成固縣西北。此句別見續漢書郡國志注。

負夏衞地。水經泗水注。約帝王世紀文。

納二女於嬀水之汭。水經河水注。嬀水在河東虞縣歷山西。此句別見史記五帝紀索隱。

舜耕歷山。漁雷澤。續漢書郡國志注。歷山在。此三字以意補。河東。有舜井。此句別見史記五帝紀正義。或言今濟陰歷山是也。與雷澤相比。水經瓠子河注。舜陶於河濱。即禹貢所謂陶邱。今濟陰定陶之西南陶邱亭是也。史記五帝紀集解。續漢書郡國志注。詩魏風疏。寰宇記十三。又水經瓠子河注。引定陶西南陶邱。舜所陶處也。文小異。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書堯典疏。論語泰伯疏。又哀元年左傳疏。引舜嬪于虞。因以虞爲氏。今河東太陽縣西山上虞城是也。史記五帝紀集解。續漢書郡國志注並同。夏鯀封崇伯。故春秋傳曰。謂之有崇伯鯀。國在秦楚之間。左氏傳曰。趙穿侵崇是也。禹受封爲夏伯。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南。此之字。依史記夏本紀正義補。角亢氏之分。壽星之次。於秦漢屬潁川。本韓地。今河南陽翟是也。受禪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詩唐風疏。兩在字並作於。於漢平陽安邑。皆屬河東。晉陽屬太原。在冀州太行恆山之西。太原太嶽之野。參伐之分。實沈之次。於周爲晉。今司隸并州之域也。御覽百六十三。寰宇記四十。並引禹自安邑都晉陽。至桀徙都安邑。至周成王以封弟叔虞。是爲晉侯。初學記八。亦引禹自安邑都晉陽。下接曾孫帝相云云。因彼此參差。難於歸併。故不補入。曾孫帝相。遷帝邱。御覽但有相徙商邱四字。今依初學記八。於周爲衞。成公夢康叔曰。御覽夢誤作薨。以左傳文改。相奪予享是也。少康中興。初學記八。少康上有子字。還乎舊都。御覽作復還舊都。今依初學記八。故春秋傳曰。復禹之迹。不失舊物是也。世本又言。夏后居陽城。本在大梁之南。於戰國大梁魏都。今陳留浚儀是也。案經傳。原衍曰字。今刪去。夏與堯舜同在河北冀州之域。不在河南也。故五子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

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言自禹至太康與唐虞不易都域也然則居陽城者自謂禹避商均時非都也續漢書郡國志注引禹避商均浚儀蓋約此文故戰國策稱桀之居左天門之險右天谿之陽成皋在其北伊洛在其南吳起對魏武侯亦言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案地理志上黨高都御覽誤作商都以河地理志改有天井關即天門也壺關二字依史記傳集解起補吳有羊腸坂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爲通西上郡關寰宇記五十引皇甫謐云羊腸塞在龍山即晉陽西北九十里古西河上郡置關於此即吳起之所云也洛皆在陽城非都審矣御覽百五十五

夏鯀封此下當有崇字虞夏商周皆有崇國崇國蓋在豐鎬之間詩云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是國之地也史記周本紀正義

禹生石紐廣柔縣有石紐邑續漢書郡國志注

禹鑄鼎於荊山在馮翊懷德之地今其山下有荊渠也續漢書郡國志注寰宇記三十一長安志十九

禹會諸侯於塗山在禹貢揚州之域今九江當塗縣有禹娶之地史記索隱作禹廟初學記作禹娶並無之地二字今依寰宇記則塗山在江南也史記夏本紀索隱續漢書郡國志注初學記八寰宇記百二十八

陽城有啓母冢續漢書郡國志注

有扈與夏同姓書甘誓疏扈至秦改爲鄠長安志十五

甘亭在鄠縣南續漢書郡國志注

鈞臺在陽翟縣西。同上。

號五觀也。史記夏本紀索隱。衞地。水經巨洋水注。

夏太康五弟須于洛汭。在鞏縣東北三十里。續漢書郡國志注。

夏孔甲田于東陽蒍山。此九字以意補。卽東首陽山也。水經河水注。

夏臺地在陽翟。史紀夏本紀索隱。

桀敗于鳴條之野。案孟子舜卒於鳴條。乃在東夷之地。或言陳留平邱。今有鳴條亭也。唯孔安國注尚書云。鳴條在安邑西。考三說之驗。孔爲近之。後漢書逸民傳注御覽百九十四。

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朡。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三朡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爲昆吾。與桀同以乙卯日亡。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此上別見書湯誓疏。按續漢書郡國志注引安邑西有鳴條陌。湯伐桀。戰昆吾亭。左傳昆吾與桀同日亡。可證。自今安邑以下。並帝王世紀本文。

商契始封于商。在禹貢太華之陽。今上洛商縣是也。今字依史記殷本紀集解補。縣字依襄九年左傳疏補。世本契居蕃相土。徙商邱。土字依襄五十七記補。本顓頊之墟。故陶唐氏之火正。閼伯之所居也。故春秋傳曰。閼伯居商邱。祀大火。相土因之。此土字亦依襄宇記補。故商主大火謂之辰。故辰爲商星。今濮陽是也。然則契之所封。商邱商洛是也。商土於周爲衞商是也。此處有錯誤。不可讀。而學者以商邱爲契封謬矣。湯始居亳。學者咸以亳本帝嚳之墟。在禹貢豫州河

洛之間今河南偃師西二十里有尸鄉亭是也。御覽尸鄉下有之陽二字依水經汳水注詩元鳥疏刪又續漢書郡國志注二十里作三十里謹以爲考之事實甚失其正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是即亳與葛比也。此句依水經汳水注補。案地理志葛今梁國甯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葛又伯耳封域有制。汳水注制作限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爲之耕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計甯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衆爲耕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國自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非偃師也。自湯始居亳至此參用詩元鳥疏故古文仲虺之誥曰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汳水注元鳥疏並引作征自葛始然元鳥疏置於葛伯奪而殺之之下則文勢不順今不從即孟子之言是也湯又盟諸侯於景亳然則二亳皆在梁矣春秋會于亳是也崔駰曰湯冢在濟陰薄縣北皇覽曰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也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史郤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在漢屬扶風今徵之迴渠亭有湯池徵陌是也然不經見難得而詳按秦甯公本紀云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然則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爲秦所滅乃西戎之國葬于徵者也非殷湯矣。自崔駰曰至此依水經汳水注並補案史記秦本紀集解引皇覽隱又引周王時自有亳王號湯西夷之國也封禪書案隱又引周王時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可證此段爲帝王世紀本文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世本又言太甲徙上司馬。御覽徙誤從今審文義改正在鄴西南案詩書太甲無遷都之文桐宮其在斯乎。續漢書郡國志鄴上引縣西南有上司馬殷太甲常居焉文與此異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也。御覽仲丁徙囂四字今依書仲丁序疏或曰敖。此字依御覽八十三補今河南之敖倉是也。水經濟水注引仲丁自亳徙囂于河上者也或曰敖矣秦置倉于其中故亦曰敖倉城也文與此異故書序曰仲丁徙于囂河亶甲徙相在河北故書序曰河亶甲居相是也祖乙徙耿爲河所毀故書

序曰祖乙圮于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是也。皮氏縣三字依書仲丁序疏補。及盤庚立。復南居亳之殷地。故書序曰。盤庚五遷。此句依元島疏補。將治亳。殷。今偃師是也。然則殷有三亳。二亳在梁國。一亳在河南。詩元鳥疏引作河洛之間。穀熟爲南亳。此句依初學記二十四御覽八十三。即湯都也。蒙爲北亳。即景亳。湯所盟地。詩元鳥疏引作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爲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故立政篇曰。三亳阪尹是也。武丁徙朝歌。於周爲衞。今河內縣也。紂自朝歌北築沙邱臺。多取飛鳥野獸置其中。此句依寰宇記五十九補。又書鈔二十引。投珍物爲沙邱苑。沙邱地理志在鉅鹿東北七十里。邯鄲國屬趙。於禹貢在冀州大陸之野。昴畢之分。大梁之次。至今民俗歌謠。男女淫縱。猶有紂之餘風。世稱趙女之美是也。御覽百五十五。自契至湯。八遷。史失其傳。故不得詳。詩元鳥疏。

桐宮蓋殷之墓地。有離宮可居。在鄴西南。御覽八十三。

白馬縣南有韋城。故豕韋國也。史記曹相國世家正義。

紂糟邱、酒池、肉林。在朝歌城西。續漢書郡國志注。

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書牧誓疏。

周后稷始封邰。今扶風是也。及公劉徙邑于豳。今新平漆之東北有豳亭是也。故詩稱篤公劉。于豳斯館。至太王避狄。循漆水。踰梁山。徙邑於岐山之陽。今美陽西北有岐城舊址是也。此句依詩二南譜疏。又寰宇記二十七。長安志十四。並引作今扶風美陽西北有岐陽城。舊周地也。故詩稱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南有周原。故始改號曰周。王季徙程。故周書曰。御覽周書

誤作書序依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改維周王季宅程是也故孟子稱文王生于畢鄢史記集解引作畢程程鄢二字古通西夷人也暨文王受命徙都於酆在今京兆之西是也詩二南譜疏引豐在京兆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故稱伐戎於崇作邑于酆武王自酆居鎬諸侯宗之是爲宗周今灃水之東長安之南三十里詩二雅譜疏引作二十里去酆二十五里鎬池即其故都也自武王自酆至此別見長安志三按文義當在此寰宇記二十五引鎬池即周之故都也即約此文及武王伐紂營洛邑而定鼎焉今洛陽西南洛水之北有鼎中觀是也周公相成王以酆鎬偏處西方職貢不均乃使邵公卜居洛水之陽此二句依御覽百五十八又寰宇記三引作乃使召公卜居澗水東瀍水之陽疑瀍水下有脫字以即土中故援神契曰八方之廣周洛爲中於是遂築新邑營定九鼎以爲王之東都之洛邑故周書稱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唯洛食是爲王城名曰東周故公羊傳曰王城者何東周也此處有脫誤公羊傳云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又寰宇記五引皇甫謐曰以王城爲東周以鞏爲西周某氏校云今世紀無此文考帝王世紀前後所載當云皇甫謐以王城爲西周鞏爲東周地理志王城本郟鄏之地是以或謂之郟鄏史記周本紀正義續漢書郡國志注並引王城西有郟鄏陌故春秋傳曰成王定鼎於郟鄏河南是也今郟鄏東南門御覽作東門文選謝元暉贈西府同僚詩注作南門今依續漢書郡國志注從作名鼎門蓋九鼎所從入也成王既卜營洛邑建明堂朝諸侯復還酆鎬故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酆至懿王徙犬邱秦謂之廢邱今京兆槐里是也世本曰懿王居太邱厲王淫亂出于彘今河東永安是也平王即位徙居洛邑詰所謂新邑也詰上似脫一字國語曰幽王滅周乃東遷本殷之畿內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域河洛瀍澗之間周於南柳七星張之分鶉火之次也及敬王避子朝之亂東居成周故春秋傳曰天王入于成周是也

後六年。王室定。遂徙都成周。是後晉又率諸侯之徒。修繕其城。以成周城小。不受王都。故壞翟泉而廣焉。翟泉本殷之墓地。在成周東北。今洛陽城中有殷王冢是也。御覽無本殷之墓四字。殷王作周王。今依漢書郡國志注補正。又水經穀水注引翟泉在洛陽東北。周之墓地。文與此異。至赧王。又徙居西周而失位。御覽百五十五

豐鎬皆在長安之西南。詩文王有聲疏。

虢有三焉。周興封虢仲于西虢。此其地也。封虢叔于東虢。卽成皐是也。今陝郡平陸縣是北虢。御覽百五十八。寰宇記六。

居邶鄘之衆。史記劉敞傳正義。

原公名豐。是其一也。是爲文王之子一十六國。書君奭疏。

召公、文王之庶子。詩甘棠疏。禮樂記釋文。

西鄭爲友之始封。水經渭水注。約帝王世記文。友此友字以意補。宣王庶弟。詩鄭風譜疏。

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詩王風譜疏。昭二十六年左傳疏。

秦非子始封於秦。故秦本紀稱周孝王曰。朕分之土邑。秦本隴西秦谷亭是也。元孫莊公。徙廢邱。周懿王之所都。今槐里是也。及襄公始受酆之地。列爲諸侯。文公徙都汧。此都字依史記封禪書集解補。故秦本紀曰。公東獵至汧。乃卜居之。今扶風郿縣是也。甯公又都平陽。續漢書郡國志注引秦出公徙平陽。疑出字譌。故秦本紀曰。甯公二年。徙居平陽。

今扶風郿之平陽亭是也。秦德公徙都雍。此句別見續漢書郡國志注。按文義當在此。故秦本紀曰。德公元年。初居雍。今扶風雍是也。至獻公卽位。徙治櫟陽。今馮翊萬年是也。孝公自櫟陽徙咸陽。秦本紀曰。作爲咸陽。築冀闕徙之。及漢元年。更名新城。屬扶風。後幷于長安。故太史傳曰。長安故咸陽也。元鼎三年。復別爲渭城。今長安西北渭水陽有故城。故西京賦曰。秦里其朔。實爲咸陽是也。御覽百五十五。

秦自非子受封。至昭王滅周之歲。在大梁前後七遷。皆在禹貢雍州之域。荊山、終南、敦物之野。東井輿鬼之分。鶉火之次也。御覽五十五。

漢高帝元年。始爲漢王。都南鄭。屬漢中。秦厲公所置。在禹貢梁州之域。北達雍南。跨巴蜀。與秦同分。二年北徙櫟陽。故秦獻公之所居。後居萬年。故屬馮翊。今京兆縣也。都長安。秦咸陽之地。今京兆所治縣也。其城狹小。至惠帝元年。始更築廣。五年乃成。長安志五引漢初置長安城。蓋其狹小。至惠帝增廣築之。文小異。光武以武信侯進封蕭王。在禹貢徐州之域。於周以封子姓之別爲附庸。爲字依史記項羽紀正義疏。事在春秋。於漢屬豫州。今沛國蕭是也。及卽位。於鄗。更名高邑。建武元年。始都洛陽。故成周之舊基。城東西六里一十步。續漢書郡國志注引作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是以時人謂洛陽爲東京。長安爲西京。御覽百五十五。

雍初有五畤壇。漢武獲麟處。御覽百八十五。

魏武爲魏公。都鄴。今魏郡是。後文帝因漢之舊。復都洛陽。以譙爲先人本國。許昌爲漢之所居。長安爲西

京之遺迹。鄴爲王業之本基。與洛陽凡五處。故號曰五都。御覽百五十五

魏文帝登禪於曲蠡之繁陽亭。爲縣曰繁昌。亦禹貢豫州之域。今許之封內。今潁川繁昌是也。續漢書郡國志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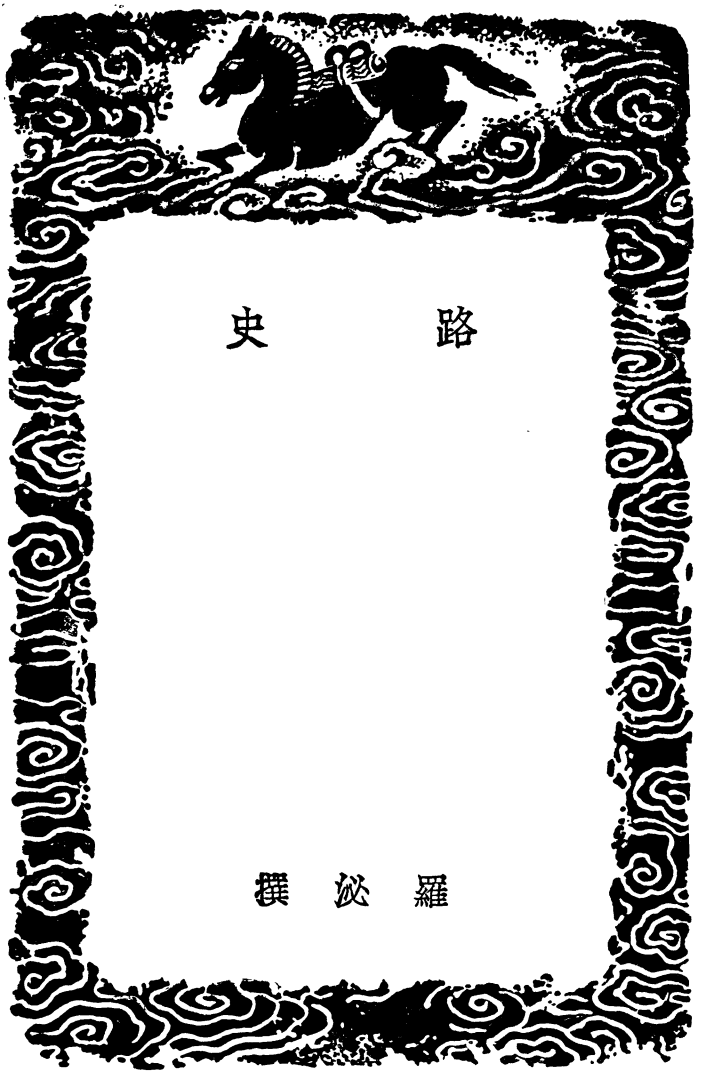
曹騰封費亭侯。鄴縣有費亭是也。同上

羅有黃陵亭。同上

赫連定於勝光二年。又自京兆移此。屬平涼郡。寰宇記百五十一

褒國故城在縣東二百步。初學記八引皇甫謐國都城記

燉煌正西關外有白龍堆。寰宇記百五十三引皇甫謐郡國記



路史

羅泌撰

本館據歷代小史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路史

路史

宋　盧陵羅　泌譔

初三皇紀

事有不可盡究。物有不可臆言。衆人疑之。聖人之所稽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老氏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而盪者。遂有天地權輿之說。夫太極者。太一也。是爲太易。列圉寇曰。有形生於無形。天地之初。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氣與形質具而未離曰渾淪。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易無形埒。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究也。九變復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而騫者爲天。濁重而墜者爲地。冲粹而生者爲人。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會精。萬物化生。而庶彙繁矣。雖然。治故荒忽。井魚聽近。非所詳言。而往昔載牒。又類不融。正閏五德終始之傳。乃謂天地之初。有渾敦氏者。出爲之治。繼之以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在洞神部。又有所謂初三皇君。而以此爲中三皇。蓋難得而稽据。然既揄之矣。此予之所以旁搜旅摭。紀三靈而復著夫三皇也。渾敦氏之世。但聞罕漫而不昭晰。有不得而云矣。王充曰。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聲色。後之聲色也。鳥獸竹木。人民好惡。以今而見古。繇此而知來。千世之前。萬世之後。無以異也。事可知者。聖賢所共知也。不可知者。雖聖人不能知也。

中三皇紀。

天皇氏。

天地成位。君臣道生。粤有天皇。是曰天靈。望獲強尊。顧嬴三舌。驤首鱗身。碧盧禿楬。首出庶物。君有五期。寔司元化。歲紀攝提。斟元陣樞。以立易威。秉籙司契。無文不懷。乾曜迨元。像符合氣。亭毒萬有。風行焱逝。靈書八會。自然洞神。玉笏十華。人風眞淳。體眞得極。提名旋復。無門無旁。神運四奧。被迹無外。無熱之陵。三輔九翌。爲世億齡。

地皇氏。

天皇氏逸。地皇氏作。出於雄耳。龍門之岳。鏗名岳姓。馬蹄妝首。十一龍君。迭辟繼道。主治荒極。雲章載持。逮天協德。與地侔貲。太始之元。上成正一。不生不化。覆却萬物。得道之秉。立乎中央。神與化游。唯庸有光。鬼出電入。龍興鸞集。鈞旋轂轉。周而復匝。爰定三辰。是分宵晝。魄死魂生。式殷月候。諸治徑易。火紀周正。草榮木替。亦號萬齡。

伯陽父曰。泰古二皇。得道之秉。立乎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墆。而輪轉無廢。水流不止。而與萬物相終始。然不曰三皇者。豈非泰皇之世。人道大備。非復二皇之代。故退首乎十紀。而不遂與二靈參邪。予故從之。別紀二靈。而返泰皇氏於九頭紀。

九頭紀。

泰皇氏

地皇氏逸。于有人皇。九男相像。其身九章。胡洮龍軀。驤首達腋。出刑馬山提地之國。相厥山川。形成勢集。才爲九州。謂之九囿。別居一方。因是區理。是以後世謂居方氏。太平元正。肇出中區。駕六提羽。乘雲祇車。制其八土。爲人立命。守一得妙。人氣自正。爰役風雨。以御六氣。昭明神靈。光際無臭。挺桐萬物。無門無毒。以叶言教。爲天下谷。迪出谷口。還乘清冥。覆露六幕。罔不承命。道襄高厚。何德之僭。其所付畀。與人天參。離艮是仇。有佐無位。主不虛王。臣不虛貴。政教君臣。所自起也。飲食男女。所自始也。當是之時。天下思服。日出而作。日內而息。無所用已。頹然汔終。爲世之日。兩皇並隆。

有天地則有萬物。有萬物則有男女。有男女則有夫婦。有夫婦則有父子有君臣。道也。昔者太極泮而渾敦氏職焉。渾敦氏逸。而有初三皇君。三皇射而二靈作。二靈後乃有十紀。其六在鉅靈氏之前。百七十有八姓。其四在鉅靈氏之後三紀。五十二姓。而疏仡之紀。自黃帝始。其歲之遠近。置而勿論可也。略條刺于右端。其一曰九頭。是爲一姓紀。則泰皇氏紀也。五龍二。是爲五姓紀。治在五方。司五類。布山岳。方是時也。世亟巢穴。日月貞明。蓋龍德而正中者也。漢世祠之。膚施攝提三。是謂五十九姓紀。太史公言。九皇氏沒。六十四氏興。六十四氏沒。而三皇興是也。謂六十四氏。蓋併五姓而言。而所謂三皇者。乃合雒之三姓也。在漢皆餼。合雒四。是謂三姓紀。教人穴居。乘蜚鹿以理。連通五。是謂六姓紀。乘蜚麟以理。敍命六。是謂四姓紀。駕六龍而治。

右古六紀在鉅靈氏前。

循蜚七是謂二十一姓紀。自鉅靈氏而下紀也。因提八。如辰放氏之衣皮。有巢氏之編葦。遂人氏之出穴。皆因其變而舉之也。禪通九是謂十有八姓紀。史皇氏之通封禪者。十有八姓也。疏仡十。自黃帝氏而紀。自秦氏沒而嘗無君矣。其弓民也。聚生羣處。無君親之異。仁義禮智之所不用也。施報往來之所不行也。其有君者五紀。予不知幾氏矣。司馬貞曰。九紀之間。豈惟數千百載。三二十皇而已哉。而莊周之說。易姓而王。封泰山禪梁甫者。蓋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塋塿者。千八百餘所。然則宇宙之崙握符登紀。爲萬物之主者。可勝記邪。予讀易大傳。而知天地之有初。嘗于僻邑荒村。悅見大古之俗。顧豈俟身親而後信哉。昔者成湯之問夏棘曰。古初有物乎。夏棘曰。古初無物。今烏得物。使後之人而謂今之無物可乎。冉求亦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曰。古猶今也。曰。然則昔吾昭然而今眇然。何也。曰。昔之昭然。神者先受之。今之眇然。又且爲不神者求也。祗禍新襲。蚑蟲生之。州沼創出。蟲魚產之。一氣之易。萬物自見。故雖天地。必有初也。而況於人乎。兩間之物。彼亦一無窮。此亦一無窮。豈以不接而遽蔑斷之哉。茲固存而不論。

循蜚紀。

鉅靈氏。

鉅靈氏之在天下也。握大衆。持化權。乘太極而瞻灝淑。立乎無間。行乎無窮。揣九變化而與物相弊。鑽出

於汾睢。揮五丁之士。驅陰易。反山川。正流並生。神化大疑。惟無恆處。或云治蜀蓋以其迹躔焉

予既得丹壺名山之記。又得呂梁碑。獲逆帝王之世。乃知天未喪斯文也。丹壺書云。皇次四世。蜀山傀傀六世。渾敦七世。秉戶十七世。皇覃七世。啓統三世。吉夷四世。九渠一世。徐草四世。大巢二世。遂皇四世。庸成八世。凡六十有八世。是爲因提之紀。倉頡一世。栢皇二十世。中央四世。大庭五世。栗陸五世。麗連十一世。軒轅三世。赫胥一世。葛天四世。宗盧五世。祝融二世。昊英九世。有巢七世。朱襄三世。陰康二世。無限六世。凡八十有八世。是爲禪通之紀。可謂備矣。而又有鉅靈氏。句彊氏。自句彊而下。次譙明氏。次涿光氏。以次至次民氏。如下所敍。總曰循蜚紀。有號而無世。自是而上。亦惟有九皇氏。地皇氏。天皇氏。又上而乃有盤古氏。基之渾沌之說。其言渾沌之初。所謂上無復色。下無復淵。爲說甚繁。非足貽訓。故絀焉。自無懷降。所敍與名山記大同。此予之史篇所取濂者也。鉅靈之號。此世所聞焉者也。遁甲開山圖云。鉅靈與元氣齊生。惟始氣之先者。又曰鉅靈胡者。偏得神元之道。造山川。出江河。神化之宜。豈非鶡冠子之所謂尸氣皇者邪。予得是書。乃更爲之不疑也。然上之五紀。卒寂寥而無詔系。不得而綴矣。茲亦可謂富也。謹闕之以俟。

句彊氏。

譙胡氏。

涿光氏。

伯益之書。有譙明之山。涿光之山。而俱載於北經。譙明涿光。信其爲繼治者。乃知邃古之事。非必無傳。特恨幽介弗之究爾。予觀於經。而信二書之足徵也。

鉤陣氏。

黃神氏。

黃神氏。或曰黃祓。黃頭大腹。出天參政。無易天生。無散大璞。按圖正端。是致天極。三百四十歲。狂神次之。號曰黃神。

狂神氏。

人皇氏沒。狂神次之。出於長淮。駕六蜚羊。政三百歲。五葉千五百歲。

犂靈氏。

東荒經有犂靈之尸。犂靈氏之尸也以不壞。

於予之路史亦異矣。凡孔聖之未嘗言者。予皆極言之矣。予非好爲異也。非過於聖人也。夫以周秦而下。汔于今。耳之所納。目之所接。其駭於聽熒者夥矣。況神聖之事。凡之莫既者邪。是堯舜崇仁義。六經論語。其理備矣。顧且言之。吾見焦脣乾呃。而聽之者愈悠悠也。是故莊周之徒。罵以作之。意以起之。而後先王之道以益嚴。然則予之所摭。正亦不得而不異爾。予悲夫習常翫正。與夫氛氛日趨於奇者之不可以虛言格也。於是引其睚而景者著之。此亦韓將軍學兵法之義。而蕭相國作未央

宮之意也。雖然。訞詭亂惑。猶弗薦焉。覽者知夫讓王胠匧。漁父說劍之惜。則吾知免矣。

大騩氏。

大騩氏見於南密。或曰泰塊。昔者黃帝訪泰塊於具茨。一曰大騩。蓋設於無垓坫之宇。而臺簡以游泰清者。後有隗氏。大隗氏。

鬼騩氏。

鬼騩氏。後有鬼氏。饒氏。攘氏。剎氏。鬼騩氏。

弇茲氏。

泰逢氏。

和山者。寔爲河之九都吉神。泰逢司之。於蕡山之陽。出入有光。泰逢氏之神也。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昔者宰我請問鬼神之名。子曰。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故無鬼神。則鬼神之名不立矣。柰何季路之問事鬼。則曰未能事人。既問死。則曰未知生。說者往往以生死鬼神。爲性命道德外事。有不可以致詰。而子路未可與言。故夫子不與之言。夫若是。則夫子既不誠於人之子矣。聖人之言。未嘗不自盡也。鬼神生死。人事之大。奚爲而不語邪。蓋能事人則能事鬼。知生則知死矣。生死者。特性命道德中之一事。而鬼神者。特性命道德中之一物爾。豈復外乎。雖然。神者、天之徒。鬼者、物之徒也。惟人之初。與天爲徒。孰不具此神哉。惟生之後。開閉

之不謹。而好惡之偏。適從而蔽之也。古之聖人。惟其然也。是故開天之天。而不開人之天。閉人之竇。而不閉天之竇。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德生者陽明勝。陽明勝故識性用。賊生者陰濁盛。陰濁盛故物欲行。識性用則歸于神。物欲行則歸于鬼。歸于神者。與天爲徒。歸于鬼者。與物爲徒。亦天地之理也。今夫天陽而地陰。魂陽而魄陰。是故智氣歸天。而體魄則歸地。神陽而鬼陰。君子陽而小人陰。是故正直爲神。而憸險則爲鬼。德陽而欲陰。男陽而女陰。是故德盛成男。欲盛成女。禽陽而獸陰。老陽而釋陰。是故釋誤多毛。老誤多羽。君子於此。其可不慎乎。而自墮於鬼物之區哉。

冉相氏。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此之謂眞人。中之爲道。帝王之心。卽治天下之正道。而聖人所以示入德之大方也。自成世以來。未有不本是以爲政。而能馴致於太治者。蓋中也者。極之則世人之日月質的也。衆見之所宗。萬手之所會。理之至。義之盡。配天地而不可以復進。是故道得之而爲太一。天得之而爲天一。帝得之而爲帝一。帝一者。立乎環中。渾兮如有容。泊兮如未始出其宗。而茫兮無所終窮。自伏羲氏以之傳。炎帝氏以之傳黃。無異付也。堯帝氏以之傳舜。舜帝氏以之傳禹。無異語也。降及湯文伊尹周公。而中之所以爲變者盡矣。春秋之世。惟皇不極。而厥庶民亦失其所以保極之道。以故上慢下暴。王室如燬。數百千年而不之復。則極之不建。其禍正如此也。嗟乎。皐謨箕範。中極之說備矣。此家所有也。大易之書。明言

中者五十有五。所不言者。否剝屯頤咸革賁遯明夷九卦而已。內之中六十有四。外之中亦六十有四。得其中、動罔不吉。失其中、動罔不凶。是故否剝之五。亦獲其吉。而復泰之三。不免乎凶。惟其中之不可失也。雖然。中庸之德。民鮮久矣。自漢諸儒。取過不及之說。類之孔伋之書。世遂泥於過與不及之中求之。亡其統矣。夫君子之於中。無過也。有不及而已。致廣大。極高明。夫孰得而過邪。冉相之道。茲其所以寂寥希闊而不繼之。豈不慨歟。聖人人倫之至者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盡倫盡制。豈過不及之云乎。而彼傖者。附誠明。假權變。繳繞呫囁。以綢其姻。而濟其姦。豈惟無忌憚哉。其不至於幸小人而病君子亦已矣。此予之所以贊冉相氏而爲中庸泚也。

蓋盈氏。

若水之間。禹中之地。有蓋盈之丘。蓋盈氏之虛也。

大敦氏。

雲陽氏。

雲陽氏是爲陽帝。蓋處于沙。亦著甘泉。以故黃帝以來。大祀于甘泉。云丹徒絳北者。非也。

遁甲經云。沙土之福。雲陽氏之虛也。可以長往。可以隱處。雲陽之山。在衡山之陽。只今茶陵之雲陽山也。予游衡湘道。其麓。見山川之靈秀。土膏水沉。徬徨不忍去。亦意嘗有異人者。自之西首山阜。麗倚皆西面而北上。朝衡領矣。然攷之皇甫紀。實爲少昊之封。雲陽氏之蹤。固在甘泉。甘泉之山。本曰

雲陽。以故黃帝以來。每大祀于甘泉。則長沙之地。其亦爲始封乎。雖然。丹陽曲阿。亦秦世之雲陽領也。吳地記錄。曲阿。正秦代之雲陽領。太史時言東南有天子氣。在雲陽閒。秦人於是發赭徒三千。鑿雲陽之北岡曲之。因曰曲阿。則今之丹徒也。昔吳岑晉鑿丹徒。至雲陽杜野小辛閒。而陳勳屯田鑿句容。中道至雲陽西城。則今之破岡瀆也。故杜佑以丹陽爲古雲陽。而學道傳謂是茅山。若絳北之陽石者。非其止矣。載言之流。以爲僊者。蓋知其異也。

巫常氏。

泰壹氏。

泰壹氏。是爲皇人。開圖挺紀。執大同之制。調大鴻之氣。正神明之位者也。是故九皇傳授。以索其自然之所生。復自然之解。與天地之所始。昔者神農嘗受事于泰壹小子。而黃帝老子。皆受要於泰壹元君。蓋范無形。嘗無味。要會久視。操法攬而長存者。有兵法雜子。陰陽雲氣。黃冶及泰壹之書。兵法雲氣。書傳閒出。而黃冶雜子。漢後不復見。其書言黃帝謁娥眉。見天眞皇人。拜之玉堂。曰。敢問何爲三一之道。皇人曰。而既已君統矣。又咨三一。無乃朗抗乎。古之聖人。盍三辰。立晷景。封域以判。邦國山川以分。陰陽寒暑以平。歲道執以衡。衆交質以聚民。備械以防姦。車服以章等。皆法乎天而鞠乎有形者也。天地有啓閉。日星有薄失。治亂有運。會陰陽有期數。賢愚之蔽。壽夭之質。貴賤之事。吉凶之故。一成而不變。顥氣浮于上。而精氣萃于下。性發乎天。命成乎人。使聖人以爲之紀。是以聖人欲治天下。必先身之。立

權以聚財。葵財以施智。因智以制義。繇義以出信。仗信以著衆。用衆以行仁。安仁以輔道。迪道以保教。善教以政俗。從俗以毓質。崇質以恢行。勤行以典禮。制禮以定情。原情以道性。復性以一德。成德以敍命。和命以安生。而天下自爾治。萬物自爾得。神志不勞。而眞一定矣。予以蕞爾之身。而百夫之所爲備。故天和莫至。悔吝屢庚。生殺失寒暑之宜。動靜戾剛柔之節。而貪欺終無所用。無乃已浮乎。黃帝乃終身弗違。而天下治。其爲教也至矣。水火大淵之事。其所言哉。

予所敍古之帝王。其世治壽考。無以稽矣。計其年、皆不乏三數百歲。黃帝曰。上古之眞人。壽蔽天地。蓋天眞全而天一定。不滑其元者也。又曰。中古之時。有至人者。益其壽命而強者也。亦歸于眞人而已。蓋乘間維而基七衡。陵罔閬而隘八落者也。又曰。後世有聖人者。形體不蔽。精神不越。亦可以齡逾數百。雖有脩縮之不齊。亦時與數當然爾。然未有不死者。釋氏有所謂無常。經云。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此言雖陋。以台觀之。物莫不有數有類。故雖天地莫能逃。山亡川邕。郡陷谷遷。沙漠遺舊海之蹤。厓險著蟀蠃之甲。晉殿破楹。昆明刼灰。則所謂地屢敗矣。土石自天。星隕如雨。或夜明逾晝。或越裂崩地。則天有時而毀矣。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熄矣。宛首亦曰。天地運度。亦有否終。日月五星。亦有虧盈。而況於人乎。柰何封君世辟。不知乎此。蔽於方士之言。以求不死。邈然而小者。亂貽天下。大者喪身失國。不可勝數矣。稽之其徒。初無是說。許玉斧言。黃帝鑄鼎以崩。葬橋山。莊周言老子之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而師曠亦謂周太子面色亦不壽。後三年而

死。孔子曰。惜哉。殺吾君也。是老子初無青鹿上陸之事。黃帝初無蒼龍高蹈之言。而子晉初無綵鳳空騫之語。皆方士之徒。設辭以愚弄其君而取寵。亦自其教之害焉。且物壯不老。是謂不道。陰陽固有終變。偓佺千歲。老彭七百。亦必死而已矣。而荒君亂主。方僕僕信事之。以至於敗亂而終不悔。豈不悵哉。昔班生謂。道家本出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以自守。清虛以自持。君人南面之術。而老君亦令冠謙盡去三張僞法。盡氣穢事。謂大道清虛。顓以禮度爲首。豈有茲事。竊究其要。與世禮正詡翊。而尤以信行爲輗軏。初無不死之言。子貢有云。死生有命。而孔子亦曰。衆生必死。自古皆有死。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斯言爲不可信。予悲夫世主之甘心於其聾瞽而不悟也。故博觀死生之際而極論焉。尙其曉然知之。而不蹈於悔也。

空桑氏。

空桑氏。以地紀。空桑者。兗鹵也。其地廣絕。高陽氏所嘗居。皇甫謐所謂廣桑之野者。或云窮桑。非也。窮桑在西。小顓之居。若乃伊尹之生。共工氏之所灌。則陳留矣。

空桑在東。窮桑在西。歸藏啓蒐云。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蓋指隅夷之地。故記孔子生於空桑。春秋演孔圖云。徵在游於大家之陂。夢黑帝謂己。汝產必於空桑。而于寶所記。徵在生子空桑之地。今名孔竇。在魯南山之穴。故孔廟禮器碑云。顏育空桑。空桑魯北。孔子魯人。故說者指云空桑。槩而言之。魯南山穴之說。正自戾矣。乃若共工氏之振滔鴻水以薄

空桑。則爲莘陝之間。伊尹莘人。故呂春秋、古史攷等。俱言伊產空桑。空桑故城。在今陳留。固非魯也。故地記言空桑南杞而北陳留。各三十里。有伊尹林。而所謂窮桑。則非此矣。拾遺記言。窮桑者。西海之濱也。地有孤桑千尋。蓋在西垂少昊之居。梁雝之域。故周書嘗麥云。帝命蚩尤。宇于小顓。而遠游章句西皇所居。西海之津。西皇者。少昊之稱。而小顓者。少昊之正字也。宜爲咸陽。故咸陽曰雲陽。而少昊一曰雲陽氏。雲陽縣、今隸曜漢甘泉宮。卽武帝之太畤也。顓頊繼少昊者。故世紀顓頊亦自窮桑遷商丘。事可知矣。而杜預遽以窮桑爲在魯。釋例地名。乃云地闕。故潁達云。言魯北者。相傳言爾。蓋以定四季傳。封伯禽於少昊之虛逆之。而樂史之所記。乃在曲阜。此又因預而妄之也。太昊在東。少昊在西。予旣言之。拾遺遠遊窮桑。旣在西極。則魯曲阜之說。得非太昊之虛乎。郡國志云。少昊自窮桑登帝位。非空桑也。

神民氏。

天地開闢。爰有神民。民神異業。精氣通行。都於神民之丘。一曰神皇氏。駕六蜚鹿。政三百歲。

倚帝氏。

都倚帝山。

次民氏。

次民氏。是爲次。是民次。是民沒。元皇出。天地易命。以地紀。穴處之世終矣。

丹壺之書。其不繆歟。今既闕着。而或者有不厭命歷之敍。其亦有所來乎。胡爲而多盡也。貴人云何。子之好言。古曰有是哉。今古一也。若以古爲見邪。荀況有言。詐人者謂古今異情。是以治亂異道。而衆人惑焉。彼衆云者。愚而無知。陋而無度者也。於其所見。猶可欺也。況千世之傳乎。彼詐人者門庭之間。猶挾欺也。況千世之上乎。以心度心。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今古一也。類不孚雖義同理。故往緣曲而不迷也。五帝之時無傳人。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虞夏有傳政。不如商周之察也。而況次民倚帝之時乎。以今觀今。則謂之今也。以後而觀。則今亦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以古自觀。固亦謂之今也。古豈必古。今豈必今。犆自我而觀之。千世之前。萬世之後。亦不過自我而觀爾。傳近則詳。傳久則略。略則舉大。詳則舉細。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文久而惑。威節族久而絕。曷古今之異哉。

右循蜚紀。二十二氏。六十餘世。

因提紀。

辰放氏。

辰放氏是爲皇次屈。渠頭四乳。駕六蜚麐。出地郭而從日月。上下天地。與神合謀。古初之人。卉服蔽體。次民氏沒。辰放氏作。時多陰風。乃教民摶木茹皮。以禦風霜。絢髮闔首。以去靈雨。而人從之。命之曰衣皮之人。治二百有五十載。

事之始未有不善。其末未有不敝。服食器用。王道之也。自生民以來。至黃帝而大備。瓶脩增革。更幾聖而後至。蓋天下之事因乎時。不因則不立。不時則不成。時之所未厭。雖聖人不能以強去。時之所未安。雖聖人不能以強行。若與若廢。特顧其時而已矣。始古之時。蛇獸方興。鴻水未息。人之患也極矣。聖人者作。掘沈鴻而致之海。毆蛇龍而放之菹。然後人得平土而居。天地之間滄熱。而蕭蘊之下足它恙。於是教之巢穿以避之。此百姓之所與也。猶未艾也。生者有所需焉。故多寒也。爲之羽皮以禦之。多傷也。爲之火食以遂之。多疾也。爲之醫藥以濟之。多滯也。爲泉幣以行之。不疏也。爲之歌舞以道之。不通也。爲之舟檝以郵之。相傾也。爲之符璽以信之。相奪也。爲之權衡以平之。無爪牙以自衛也。然後爲之城郭。羽皮之不給也。然後爲之布帛。木處而顛。土處而病。然後爲之棟宇。爲之祭祀以致其報。爲之刑政以率其壞。爲之車輿以佚其體。爲之棺槨以厚其終。以至爲網罟。爲耒耜。爲杵臼。爲弧矢。爲餽餼。爲茵幄。爲醴酪。范金合土。瑾竈泄井。黼坐鼎食。鞴牛乘馬。兜矛劍戟。重門擊柝。各以智巧。變而通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因其時而極其用。生生必具。然後夫人知有生之爲貴。養生送死無憾。然後人得安其生而樂其化。此教治之大基也。是其有不善邪。降及它時。不原其故。乃至窮耳目之好以徇人。剸生民之脂自奉。傾宮璇臺不足處。則更爲之萬戶千門。合宮龍鷁不足乘。則復侈以錦幔珠雨。南河西苑。獵車千乘。織金鋪翠。費動萬計。撞萬石之鐘。伐雷霆之鼓。窮日夜有不足以既其懽。弗聞天下之歎嗟。而施施自以爲樂。天道惡盈。蜉蝣闕閱。而何能以久生乎。

桀、紂、幽、厲、秦政、石虎、高緯、叔寶、齊昏、隋煬之流。亦可以鑒矣。嗟哉。夔龍稷卨。伊周孔孟。分則人臣。而安時處順。不失天下顯名。夏癸商受。魯桓齊穆。人君也。而淸虛者猶商其有禽獸之心。惟其見善不明。恣人欲。滅天理。物至而人化物爾。物至而人化物。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遠禽獸不遠也。嗚呼。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受用無盡。君以爲足。今固不啻足。若猶未也。雖萬此、其足邪。顧是數主之所盡力。又奚足爲美好哉。逐物喪我。特不思而已矣。然則如之何。曰。吾不爲奢。亦不爲儉。使爲儉則齊鬻永泰之間。分裹蒸餘皁莢澡。梁衍大同之際。豆霤布帳。雖唐堯何以加諸。吾無取焉。必也。當其分、適其數而已矣。

蜀山氏。

蜀之爲國。肇自人皇。其始蠶叢拍濩魚鳧。各數百歲。號蜀山氏。蓋作于蜀。蠶叢縱目。王瞿上魚鳧。治蕖江逮蒲澤。俾明時人氓。椎結左言。不知文字。上至蠶叢。年祚深眇。最後乃得望帝杜宇。寔爲滿捍。蓋蜀之先也。自蠶叢以來。帝號其妻曰妃。俱葬之。昔黃帝爲其子昌意。取蜀山氏。而昌意之子乾荒。亦取于蜀山氏。惟其後葉及高辛氏。以其少子封蜀。則繼之者也。秦惠文元年。蜀人來朝。八年。伐滅之。始降侯云。

嗚呼。山川設險。此天地之所以限疆界也。嗟人之生。雖聖且智。其精神固有限劑。而洞地之不可極。今古同也。奈何多欲之君。溪心壑志。貪以取敗。然後百罅啓而天地閉矣。予讀揚雄蜀紀。而感夫蜀之所以通中國者。夫蜀之爲國。富羨饒沃。固自一天壤也。西番東漢。北秦南廣。一障之隔。自生民以

來君君世紹。蜀不知有中國。而中國亦莫知有蜀。五帝以來。羈縻服外。蜀固不爲中國少。而中國亦不爲蜀不足也。逮安王時。蜀王貪惏。求欲無厭。故秦惠得以圖之。飾妖饒之予。劖怪誕之牛。以誘其衷。而後褒余之路棧矣。以故秦人得蜀之貲。而遂併天下。自是蜀山不閉。莫有其有。至于今爲中州。則貪求之所致也。一自中國之有蜀也。固不可謂之無利也。然而風動之辰。常先它國而綴靈府。一或入保。則無復中國之所有者。是其爲國。固鬼神之所作也。予既讀蜀紀。而感夫蜀之所以通中國者。既讀陳子昂之疏。而又幸蜀之不通於吐番也。夫吐番之於蜀。猶昔日之秦於蜀也。方其拏唐之兵。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幾十載矣。未嘗亡一旅也。以薛仁貴郭待封彪武之將。屑十方之衆。於大非之川。一甲不歸。以李敬元劉審禮廊廟之宰。辱十八萬衆。於青海之上。竟不能俘一醜。而關隴爲虛。可謂彊矣。然其垂羨全蜀之珍。如是之久。而不得食者。徒以山川之阻絕。而障塞之不通也。胡爲議者欲以梁鳳巴蜓之兵開蜀道。繇雅州以討生羌。而襲吐番。夫羌人固未易討。而昔者東漢之所繇喪敗者也。嗚呼。其亦幸而不成歟。萬一生羌可破。而蜀道遂開。則蜀之瑤庫。自此轉而西矣。使我而得吐番。其財固不足以裕國。其地固不足以穡也。而徒戮無辜之民。竭有常之帑以徇之爾。其或得之而得以穡。亦何異於釋近熟而創遠業乎。又何異於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者也。況己之田舍矣。而它人之田未及芸邪。昔者漢之武帝。好大而喜功。使者張騫。乃反誇以西域之富。於是嘬兵以爭之。四十年間。中都之財賦。憂國之生靈。略盡於西域矣。非不得其地也。得朔方之郡。而自不能

以耕也。非惟不能耕也。得朔方之生。而棄上谷造陽之熟以予胡矣。其所以危士臣以締怨者。得大宛良馬數十而已。使齊楚之匡擘怨而交訟。所爭亦不啻是。一何默邪。嗟乎。武之轍既覆於前矣。而隋之裴矩。又以西域之圖蕩煬帝之侈心。於是親出玉門。置伊吾且末。而關右蕭然。始恃盛疆。卒歸狼狽。此魏公之所以傷之者也。顧不韙歟。予嘗言之。溟渤漲洋。此天地之所以限東徼也。惡溪沸海。此天地之所以限南徼也。陷河懸度之設乎西。瀚海沙子之設乎北。此天地之所以遮西而制北者也。激障霧於東維。界黑水於南極。泄流沙於西陲。決弱水於北澨。此天地之所以界四維也。八荒之內。奚有奚無。八荒之外。何窮何止。古之聖人。一視同仁。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是。故人得其君則已矣。請試舉一隅以憲之。方昇明之二年。倭王奉表以條其祖之勛。謂東西之所服者。二百九十有六國。是固海東之國也。倭王之所服者也。其所不服者幾什百君。其盡制歟。支顯西游。道其所記。亦數百國。此于旬以西國也。支顯之所知者也。其不知者又不知其幾也。智猛法盛之錄。曇勇道安之傳。審至之國。不下三四五百。大延四域之使。魏氏四道之賓。所奏之國。亦不下三四五百。此世之未嘗聞者也。是數千國者。固俱樂土也。其地可謂遠矣。而其人亦未嘗有能道天之涯地之角者。惡乎貪而不已邪。盧亂者穿其頤。志遠者刺其目。黃帝堯舜。非不能服遠也。而所守者。域服之外。一無所事。其在周公。亦不過曰。詰爾戎兵。陟禹之迹而已。夫禹聲教暨于四海。而其制中國若是截也。伊尹四方之令。狗國豹胡亦。亦不過三十有六國。來者不可距。往者不爾追。又曷嘗勞吾氓宣吾府而

奉之哉。噫。先王之政教。其施於中國者蓋詳矣。推先王之政教以治中國。則禹之所制。不爲少矣。不繇先王之政教。則禹之所制。猶將不異於戎狄。彼以遠略誇後世。而不詳乎其內者。是豈禹之心也哉。末世之君。不知古者之所以爲國。而以貪求速敗。豈不甚惑邪。嗚呼。其亦不聞蜀漢隋氏之事則已矣。少有所知。有不爲之寒心哉。

豗傀氏。

豗傀氏。後有豗氏、傀氏、豗傀氏之迹。學者必以不著。每以屬之皇神農。後世遂謂神農爲豗傀氏失之。

渾沌氏。

渾沌氏。是爲渾敦。後有渾氏、沌氏、屯氏、若至於所謂盤古氏異矣。

予嘗議三墳之僞。渾沌氏豈太昊之佐哉。六韜之書。渾沌氏在昊英氏前。及班固表古今。始列之伏羲之下。應劭作書。遂以爲太昊之良佐。三墳、姓纂。一皆因之。失其本矣。昔者孔子謂子貢曰。渾沌氏之治。若予與汝。奚足以知之。渾沌氏豈太昊之佐哉。此班生之失也。雖然。渾沌氏之治。於今果何如邪。老儋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予而不奪。天下之人。非其服而同懷其德。當是之時。陰陽和平。萬物無息。蜚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繫而從也。蓋執中涵和。除日無歲。無內而無外者。此渾沌氏之治也。至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爲人害。是故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操其備。故常不必循。器械不必因。後世因時而有變易。亦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已矣。七十九代之君。

其爲法不同。而俱王于天下。繇此道也。食也息也。何久近之殊哉。嗟乎。舊國舊都。望之悵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悵然。況見見聞聞者乎。夫有盛必有衰。而衰者必復。有冬必有憂。而冬者必開。此天地之化氣也。今也。覩古之人。被畫冠服而企止者。質厚魁偉。重視深息。氣象固已殊矣。況三代之時乎。三代之世。聖賢自多。而況出於其上者乎。然則君子何獨於渾沌氏疑之哉。彼將憮告賜之言者。吾不憮也。

東戶氏。

東戶氏之熙載也。紹荒屯。遺美好。垂精拱默。而九寰以承流。當是之時。禽獸成羣。竹木遂長。道上顏行。而不拾遺。耕者餘餼。宿之隴首。其歌樂而無謠。其哭哀而不聲。皆至德之世也。

前世之史患乎略。後世之史患乎詳。予述此書。自遂人而下益詳。蓋法之始。禮之初。政治可則。不得而不詳也。遂人而上。雖復著之。有不得而詳者。若夫上之號氏世姓。多得之外書與夫封禪之文。於儒書無所見。雖或有之。連蹇其文。濛澒其說。如風俗通之列僊氏。始學篇之卷須氏。皆誕繆無鞅者也。又有得以僅存者。如氏譜之吉夷氏。莊子之冉相氏。稀韋氏。皇覽之巫常氏。王潛夫之神民氏。子思子之東戶氏。亢倉子之几蘧氏。風俗通之帝疇氏。和苑史之太嵬氏。鬼嵬氏。命曆敍之黃神氏。狂神氏。辰放氏。皇談氏。然皆不得攷其上下。獨夏后氏之書。注山水之所自。多有諧其號氏者。豈其人之所自出。而迹之所麗邪。以此諦其不誣也。故予得以詳擇焉。

皇覃氏。

皇覃氏。一曰離光氏。兌頭日角。格六鳳皇。出地衡。春秋命曆序。在而不治。官天地府。萬物審乎無假。是故死生同兆。而不可相陵。治二百五十載。

至政之謂時。至變之謂世。時政再而僅。世變三而復。三變則百年矣。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勝殘去殺。宜若小然。今也善人爲之。猶有待於百年。何邪。世變之道然也。男子生三十。壯有立。於是始室。父子相及。是故古者三十年而成世。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蓋一世則變矣。天時人事。皆一更矣。變極亂而爲極治。無生而爲無殺。至殘而爲至安。豈一朝一夕哉。殘之勝殺之去。故必三變而後復也。王帝無殺者也。三王無殘者也。而五伯則無生也。無安也。伯一變而王。王一變而帝。帝則皇。皇則道矣。繇無安而至於無殘。無生而至於無殺。必有漸也。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風移世革。宜必百年而後可也。今夫五月旱熯。人知爲暑也。而陰實始之。治亂之變。亦陰陽與寒暑也。寒暑之期。三月而移。治亂之勢。百年而復。善歲之家。知寒暑之必至。故在暑而裘成。在寒而絺成。是以終身無寒暑之憂。善世之君。知治亂之不常。故在安而圖危。在治而圖亂。是以畢世無阽危之患。居今之世。不變今之道。雖與之以天下。不能一朝居矣。嗟呼。自有君氾於堯。如辰放、皇覃、遂人、有巢、爲世之期。皆逾二百。正所不論。而羲、炎、若黃帝、青頊、唐、虞、且不下於百年。天下大治。繇堯而來。三千年間。百世矣。紀載之不可明紀者。蓋亦時有之矣。四海之內。

或合或離。或治或隳。或唱或隨。或強或羸。一二世而其風已替。固未有兼世而能一其風俗者。雖有名世。繼世而興。猶必化之一洽。教之一浹。而後民之情始可以一變。其繼周者。苟能不替。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期矣。觀時會通。豈欲速之功哉。奈何國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道。以其代有賢不肖。奚啻相灑。茲文王所以望而未見。時之難。人之難。此治世所以常少。亂世所以常多。先王之治。所以不務廣地。而務詳其政教。誠以天下之治。難乎其變復也。

啓統氏。

啓統氏。別無考見。獨起居舍人章衡運紹記若通載有之。而乃序之尊盧氏之後。觀衡自言。歷觀四部。古人圖籙。其亦有所取矣。嗚呼。治古盛德之君。未有聞專者多矣。豈非地寧天澄。物無害生。萬庶涵泳春風之中。而不知所以爲稱邪。草木以土爲生。而不知土。魚鼈以水爲命。而忘其水。是故聖人父母萬物。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上清玄格曰。大道似不肖。盛德若不足。韜光晦迹。自翳其身。而人不知。其啓統氏之謂乎。

吉夷氏。

吉夷氏。後有吉氏。見姓譜

几蘧氏。

几蘧氏之在天下也。不治而不亂。狗耳目。內通而外乎。心知天下之人。惟知其母。不知其父。鶉居殼飲。

而不求不譽。晝則旅行。夜乃類處。及其死也。槀舁風化而已。令之曰知生之民。天下蓋不足治也。天下莫難於無事。莫險於有爲。然爲治者。多幸有爲之成。而鮮知無事之爲貴。夫以一體諏之。藥石具而無所用之曰安。至於天下。雖有聖智。無所作之謂平。及夫貪萬金之方。著千人之能。亦已幾矣。故善攝生者。無已急之功。而善治世者。無致平之效。彼几蘧氏之治。蓋以無事治者也。是以後世罕儷焉。

徐章氏。

昔莊周訏道之大。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而首言徐章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此所謂神帝也。傳者謂是文字之前。帝者之號。得道以馭羣品。提挈兩儀者也。仲尼曰。徐章氏之囿。黃帝氏之囿。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曰囿、曰圃、曰宮、曰室。謫世薄也。是則黃帝氏之前矣。而或者疑卽商之豕韋。夫所謂契天地者。豈區區伯据之雄所能克哉。且昔夫子嘗問於太史大弢柏常蹇若徐章矣。豈亦商之豕韋哉。今丹壺書繼諸几蘧氏之後四世。則古固有同名而同氏者。豈得謂其有一而廢一哉。

有巢氏。

大古之民。穴居而野處。搏生而咀華。與物相反。人無妬物之心。而物亦無傷人之意。逮乎後世。人氓機智。而物始爲敵。爪牙角毒。槩不足以勝禽獸。有聖者作。棲木而巢。教之巢居以避之。號大巢氏。其爲民

也。登巢椓蠹。惰食鳥獸之肉。若不能餬者。飲其血。啗其懦。茹其皮毛。未有火化。捆橡栗以爲食。草棲木末。令之曰。有巢氏之民。先是時。民稔血食而有爭心。有剝林木而戰者矣。勝者以長。長猶不足涖之。則就其無欲者而聽令焉。又不足以定之。於是刻木結繩以爲政。木皮未委于復塞。其羽革。紩衣攣領。着兜冒以賁體。民之葬者。猶未詳焉。過者顙泚。於是厚衣之薪而瘞之。不封不植也。掩覆而已。喪期無數也。哀除而已。其政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故天下之人。不歸其服而歸其義。治三百餘載。栖於石樓之顏。天寶七載。詔有司於肇迹之地置廟。春秋二享。與遂人氏同。

天下有自然之勢。其未至也必至。而其既至也不復。輕清之必上。重濁之必下。此天地必至之勢也。世之日僞俗之日澆。此勢之必不復也。彼有血氣者。必有爭。爭則鬬鬬而不勝。必至於剝林木。林木未利。必至於造五兵。五兵之作。其可復乎。有甚而已。自剝林木而來。何日而無戰。大旱之難。七十戰而後濟。黃帝之難。五十二戰而後濟。少昊之難。四十八戰而後濟。昆吾之難。五十戰而後濟。牧野之師。血流漂杵。齊宋之戰。龍門溺驂。延于春秋。以抵秦漢。兵益以熾。戰益以多。而儒者之談。必曰去兵。謂仁義之君。無事於兵而自治。嗚呼。是欲禍天下於兵戈者也。夫國無大。非兵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是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昔者。魏武侯欲爲義而偃兵。徐無鬼以爲不可。曰。爲義偃兵。是造兵之始也。君自此爲之。則治不成。西夏非兵而廢祀於陶唐。徐偃非兵而殄世於曼登。晉諱戰而國棄於劉聰。梁諱戰而鑠亡於侯景。一夫作難。萬衆潰弊。天下無兵。汔未見無禍者。是可去邪。

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者、先王之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幾微之權。死生之地。而聖人之所謹專者。今而曰俎豆干戚。可以爲矣。何事魚麗。夫如是。則消鋒鏑。鑄金人。足以爲治。而司馬炎不生事於晉。蕭俛段文昌之儔。不生事於唐矣。作易者曰。以此毒天下而人從之吉。岐雷俞扁。不惟養芩之養性也。而刼痼攻積。巴菽殂葛。猶不得而後之。以毒攻毒。有至仁焉。是故善去兵者不去兵。道德仁義。素著於躬。禮樂教化。日漸於民。其所以爲萬世帝王之業者。固自有定。然一罅之或闕。則固將有乘之者出。此卒伍之法。蒐閱之時。擊刺之具。侵伐之典。所以必脩明於閑暇之日。謂之有政。俎豆之中。有軍之容。固非徒俎豆也。干戚之內。有兵之備。固非徒干戚也。有軍之容。是故萊人不得以兵刼。有兵之備。是故苗民不敢以勢抗。今顧曰舜孔未學。豈書生所知哉。

遂人氏。

不周之巔。有宜城焉。日月之所不屆。而無四時昏晝之辨。有聖人者。游於日月之都。至于南垂。有木焉。鳥啄其枝。則蠡然火出。聖人感之。於是仰察辰心。取以出火。作鑽燧。別五木以改火。上古之人。茹毛而嚼血。食果蓏蜯蠬膻腐餿漫。內傷槃衞。殞其天年。乃教民取火以灼以燖。以熟臊胜。以燔黍捭豚。然後人無腥腊之疾。人民益夥。羽皮之茹。有不給於寒。乃誨之蘇。冬而煬之。使人得遂其性。號遂人氏。或曰。燧人順而不一。於是窮火之用。而爲之政。春季以出。檽終以納。異其時也。以濟時疾。鬱攸之司。九變七化。火爲之紀。謂木器液。於是范金合土爲斧。重作炷高甌甑。成物化物。而火之功用洽矣。當是時也。天

下多水。教人以漁。尸子雒出四佐。以代天理物。乃大臣職命。明繇改乎陞級。畢旋辨乎方色。成博受乎古諸。隕蔓錄乎延嬉。四后職而天道平。人事理。龍圖逞瑞。龜字効靈。於是占建而正方握幾。短表計寘指天。以布躔而齊七政。始注物蟲鳥獸之名。而通國之輕重。以轉民之貲。人滋反醇。情欲蠢動。好嗜外迫。則冒禮而忘形。以賤其神。乃制男子三十而取。女子二十而歸。以息其民。爲之進退。以恥其凡。是故父老而慈。子壽而孝。著之世姓。而法自是作。禮繇此顯矣。治律高之石室以　著記二百有三十載。

贊

粵有大聖。游于南垂。別火滲代。違其羽皮。以炮以燔。與人遂性。占建握幾。方廛以正。式通輕重。遠近化居。四佐授職。小大以孚。男娶女歸。以息以恥。父老子壽。禮繇顯矣。

顏子將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問焉。子曰。善哉問。昔者管子有言。丘其善之。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級深。故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者。不可以損益也。吾恐回與齊侯言黃帝堯舜之道。而重之以遂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諸己而不得。則惑矣。遂人之言。久矣不得而聞矣。今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已矣。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夫婦正而天下定。是故遂人之制。男女必致其詳。紓觀乎此。然後知後世婚娶之道生也。夫元氣之所孕。始於子。立於巳子者、字之始。而巳者包之始也。自子推之。男左行。三十而立於巳。女右去。積二十而合之。巳正陽也。陰實從焉。是故聖人因是而制禮。三天兩地。自然之數妃也。自巳而壬之。男十月毓於寅。女十月毓於申。申爲三陰。寅爲三陽。故年運起焉。日生於甲。月生於庚。日月西東。夫婦之象也。甲統於寅。庚統於申。是故陰陽

之合必以正。將以順性命之理爾。嗟乎。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木得其性。而材不可勝用矣。先王之制得其時。故人皆迪智而壽命長。及下之世。不知乎此。動違其時。是故殘其生。賊其性。而每至於夭折。韓稚有言。鑽火變胜之下。父老而慈。子壽而孝。義軒而降。屠屠焉以相誅滅。淫於禮。亂於樂。囂薄澆爲。淳風磋矣。而或者謂。南地薄殘。婚宦及早。而王肅之徒。遽取服經。謂三十二十。孔子以爲禮之極。豈聖人之制法哉。雖然。景公胡爲而不足語邪。彼受弒兄者之立也。而遂相之。愛荼之世也。而遂立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一乎此。其所以發爲政之問。而夫子告之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誠以景公於此。有所不至故也。然則景公果足以遂人之道告乎。至彼妄士。不知其君。而夸焉者又多矣。孟軻氏之欲齊王湯武。且也而公孫鞅遽以帝道說秦孝公。何邪。抑不知孝公之不足以帝道說邪。亦鞅之所售之帝道贋邪。握鉅而兼金售。皆穿窬之盜也。若人者。非惟不足以知顏子。亦不足以知孟子。

庸成氏。

庸成氏。庸成者。垣墉城郭也。羣玉之山。平阿無隘。四徹中繩。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冊府也。冊府所在。庸成是立。故號曰庸成氏云。容成者。非也。方是時。人結繩而用之。其民僮蒙。莫知西東。摩蜃 食。而莫知其止息。託嬰巢中。棲糧隴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臠。而人無有相媚之心。寔有季子。其性喜淫。書淫于市。帝怒放之于西南。季子儀馬而產子。身人也而尾蹏馬。是爲三身之國。

庸成季子之事。何其怪邪。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德。凡事在大。故地大則有堂祥岐毋羣怪大翟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羆螇蛆。而況又有大者乎。無物不有。而後爲天地。無事不具。而後成世道。由是而究之。則非常之故。不慮之變。皆適然而已矣。是以大公有云。天之爲遠矣。地之爲屋矣。人生其間。各自利也。何莫之有乎。夫使世俗而能常有其有。是乃溟涬鴻濛。世以爲主。莫之有七十六聖矣。嗚呼。天地之間。信何莫之有乎。奚物而爲常。奚物而爲怪。通之則物我一也。不然。吾值我非怪邪。天下之物。固不以自怪也。必值我而後怪。始末常識。遇之皆可爲駭惑。怪固在我不在物也。昔叔山無止。且以孔丘爲梏於淑詭眩怪者。而況於凡乎。凡人之情。易放而難求。子不語怪。豈不言邪。正自難言之爾。申生之託祇突。彭生之蠱齊侯。與夫秦諜七日而蘇。苟偃視不受含。晉柩牛吼。伯有介馳。先民紀載。良不少矣。四海之下。　臂、九首、六足、兩口、獨目、三身、二體、旁口反舌、交脛反踵、馬首、狗蹏、三瞳、四舌、四耳、三角、結匈、岐踵、半體、聶耳、毛身、玄髓、貫匈、離耳、無腸、蜚頭、羽民、尾濮、豕啄、狗頭、厭火、流鬼、野叉、落刹、充屴。其問北方有不釋之冰。南方有不死之草。東方有君子之域。西方有殘刑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爲鬼。豈得謂之無邪。聖人慮天下之狃於惑也。是故窮天下之故。順事物之變。推至道開逕庭以引之正。然而祥桑蜚雉。有蜮載鬼之類。尙筆於經。是豈以夸世哉。此其有以見天下之賾。知鬼神之情狀者也。而世之人以其惛惛。乃復邈邈務怪。不已殆乎。夫不極其變。則常固不可名。不盡其故。則心固不可保。極大下之異而歸之正。則正者不能以復異矣。伯益之所記。齊諧之所

識。予正恐其未廣也。使世人知物我之不殊。同異之一貫。則怪亦常矣。又奚俟於覩流屢而太息哉。荀卿子曰。可怪矣。而未可畏也。聖人以爲常。而衆人以爲怪。是不可不諫也。未信而諫。則人不與。茲故因之以怪焉。

右因提紀。凡六十有六世。

禪通紀。

史皇氏。

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龍顏侈哆。四目靈光。上天作令。爲百王憲。實有睿德。生而能書。及受河圖綠字。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掌指而剏文字。形位成文。聲貝以相生爲字。以正君臣之分。以嚴父子之儀。以肅尊卑之序。法度以出。禮樂以興。刑罰以著。爲政立教。領事辨官。一成不外。于是而天地之蘊盡矣。天爲雨粟。鬼爲夜哭。龍乃潛藏。文字備。于以存乎記注。乃著績別生正名孚號。而升封于介丘。紀文字以昭異世。而文亂日昌矣。亂百有一十載。都于陽武。終蓬衙之利鄉亭南。書人禋之。後有倉氏。史氏。侯氏。侯岡氏。夷門氏。倉頡氏。

嗚呼。圖出河。書出洛。天地之所以畀聖人也。而其末流禍。天下亦深矣。三代而上。用而不恃文字之所用。墳典鼎彝之外亡施焉。三代而下。有說命。有政典。然後文字亡所不用。既著文字。而六經託。六經之託。聖人之不得已也。降至後世。句連苦窟。牢茹苦畢。而後淫辭詖說。始蔓羨霄塊間矣。奇它之

目如秋荼。而民亡所措手足。章句之學如凝脂。而士不知所稅駕。文者侮俗。而姦者舞文。至於讀易卜姦。誦詩拍家。亡所不至。人皆郵之。而不知所郵者。彼市祆夜哭。謂鬼亡知。吾得信諸。

栢皇氏。

栢皇氏。姓栢。名芝。是爲皇栢。出搏日之陽。駕六龍。以木紀德。命曆敘爲而不有。應而不求。立乎正陽之南。是爲皇人山。其後爲栢。有栢氏栢常。爲黃帝地官。栢亮乂爲顓畜師。栢昭爲帝嚳師。堯治天下。有栢成子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栢成子皐。辭爲諸侯而耕。逮周之世。有栢冏爲太僕正。又有栢侯氏。栢常氏。白侯氏。

學者皆言五運。尙矣。自伏羲以來。以斗精受命者七神。得間氣而生者。又二十有八。所謂三十五際者也。而終始之傳。乃謂大庭栢皇。悉有所紀。何邪。天地之大者。在陰陽。而五行爲之攸同。符合證各象其類。興亡之籙。以次相代。豈偶然哉。是以皇天眷命。必先幾見于下民。聖王感運而興。必求合德。以爲之表。昔者黃帝之世。天先見大螻大螘。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尙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雨金櫟陽。禹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事用金。然其受命荷帝玄玉。故其色尙黑。下至湯代。金刃先生於水。湯曰。金水勝。金水勝。故其色尙白。其事則水。及夫武王。火烏流社。武王曰。火氣勝。火氣勝。然其衰在木。火生于木。故其色尙赤。其事則木。類固相召。箕麓而風。畢動而雨。雲從龍。風從虎。其氣炎則有以取之矣。伏羲高辛。俱感巨跡。神農唐堯。俱感赤龍。黃帝有虞。咸因大虹。少昊伯禹。咸繇流星。

與夫搖光貫月而腡顓湯若有同於勞鑰者殆巨信邪抑又取之劉季斷蛇而還感赤龍叔達繼水而復驚靈跡顧豈有司之者哉往哲遺疑然物之來固可得而知也蒼姬祖棄既本跡瑞偰先湯脩嗣嬴俱膺玄鳥之祥孰難見哉要要草蟲趯趯負螽黿鳴泮隰鼉應淵中馬氂截玉梧桐斷角承石取鐵毒冒噏禧娠臨門彩味蔑嬪在軍皐鼓噎嬰娟號毋乳泄匏血動痼矣發蠶餌絲而商絃絕緣類而升固有不期然而然者狼狐齒崔譙矢中彙彙使虎伸蛇令豹止摶勞施蛇守宮弭蠆唐郎捕蟬即且甘帶故曰道之制在人物之制在氣其生以是乃或闇乎其數矣若夫距王而興不能復禹之迹者非道殘百年之命則五神之餘氣也緯以入元三百四歲爲德運七百六十歲爲代軌千五百二十歲爲天地出符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七精反初以文命者十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天人相應若合符節而正統之論煩結至於相承夫次共工嬴秦俱不得筵而魏隨五代仍去仍留遂使應運之王當南反北人符天瑞不得其時稽之作者之猷不如太上之無也

中皇氏

中皇氏封禪之帝也當是時人結繩而用之居皇人山之西是爲歎鄙山一曰中央氏後有中央氏中黃氏

封禪有矣古者五載一巡狩而每姓一封禪封禪帝王易姓告代之大典也一單之饋鞠人之養也受之於旅且猶有謝而況得天下乎然則歷世而來開山命曆握河登紀者之所以攀嵩緣岱而對

越乎清極。豈苟然耶。固所以告成功也。是故皇非創業。則巡告而不展。三代八十四王。歷年千九百三十。其行之者。禹湯成王而已。它君曾未之行。武宗中宗宣王。亦未之行。豈惟懲國度。戒誣瀆哉。繼世成守。顧無得而謝也。一自夷吾設祥瑞之說。岠齊君。諸儒爲必俟泰平之言。難秦帝而後中材之主。誤其美稱。不原其本。苟存華觀。至一代而數封。中間妄引昌輝。假稱蓂莢。隳肅然除蒿里以誣瀆乎清寧者。武接于中馗矣。孽臣豔后。穢挺嵩岱。先王之禮意。果安在邪。咄哉。末世之君。不知夫禮。而必欲行封。拘儒辟者。不知夫禮。而必曰勿封。奚必爾邪。創業之辟。苟當平世。講禮找費。行其所謂代一之舉。則嗣君無事於襲爲矣。君欲行之。則盍反其本乎。惟毋致羊皮雜貂裘之譏可也。不然。無重發陳莊伯之歎。

大庭氏。

庭氏之膺籙也。適有嘉瑞。三辰曾輝。五鳳異色。都于曲阜。故魯有大庭氏之庫。昔者黃帝禱于大庭之館。茲其所矣。治九十載。以火爲紀。號曰炎帝。後有大氏。大庭氏。大愼爲黃帝師。大山稽爲黃帝司徒。唐代勃海。尙其世也。

量莫大於齊人。而彼蒼爲窄。聖人在上。情款通乎人。德惠加乎物。則欣欣焉爲之不可致之祥。下甘露。出醴泉。三辰曾輝。五星循軌。歉歉然爲聖人延禧而永卜及有夫道則先出災患以憲示之。不知自省。又出變異以恐懼之。尙不知變。乃弗復告。而譴極以隨之。是何數數然邪。昔者泰皇倉帝大庭

無懷之時。清明之感。上行而際浮。下行而極幽。故天不愛道。地莊發泄。而人化神。伏戲神農之世。其民侗儻。瞑瞑蹟蹟。不知所以然。是以永年。黃帝唐虞之代。其民璞以有立。職職植植。而弗鄙弗夭。是以難老。末世則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智譎相誕。而情不應。一愔于上。而羣有忮心者。旋攻之于外。是以父哭其子。兄服其弟。長短頡頏。百疾俱起。肓禿狂傴。萬怪偕來。變不虛生。緣應而起。而中材好大之君。樂休祥而昧致戒。已未有善。而詹詹惟瑞之言。又不思所以應之。而因以自怠。是以稱善未幾。而昭士已怦于域門之外。故儒老先薄言其事。乃至詆符瑞爲無有者。皆過激之論也。夫天人之相與。特一指也。日月星辰之麗。風雨明晦之變。卽吾心之妙用。而飢食渴飲。利用出入。卽天地之機踵也。拱生之穀。同穎之禾。雊鼎之雉。退風之鷁。果何與於丘哉。而孛食星隕。霖震木冰。山崩地震。蜚蝝麋蜮。春秋悉與人事雜而譏之。是誠何意邪。豈非四靈三瑞。五害十煇。靡不萌於念慮之初。人道若遠。而念慮之至。則象類見之。有不可而遮乎。君高其臺。天火爲災。多其下陣。淫水殺人。賤人貴物。豺虎橫出。孽嬖專政。穀果不實。膻致螘。臭引蝶。亘古猶是。故治世不能必天之無災。而能使災之不至於害。聖人不能使天之無異。而能使異之不至於災。雷電以風。拔木發屋。而歲以大熟。日食震電。川竭冢崩。而周以東播。惟戒之不戒爾。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祆祥。不勝善政。是故譴變異而怵者。未有不興。稔休祥而怠者。未有不亡。漢之武帝。放意殺伐。天下愁苦。其治效苟不至於大亂。則已矣。然在當時。旱暵彌年。孛彗數見。顧乃以爲偶然。而景光嘉祥。芝雁金馬。史不曠紀。則歷代之事

可知矣。今歲旱矣。而曰天以乾封。星孛矣。而曰天報德星。是則果自欺也。何惑乎速化希旨者之爲欺邪。惡戲孰能翊翊小心。夙夜警戒如楚莊者而從之乎。若昔楚莊之泣域也。見天之不見祆。地之不出孽。則禱於山川之神曰。天地或者其忘不穀乎。若楚莊者。可謂上畏天。戒謹于厥躬者矣。是以雖夷君而主盟諸夏。方域大治。子孫長久。此其效焉。行之非難。人何傷而自絕哉。

栗陸氏。

栗陸氏。是爲栗陸。敖昏勤民。愎諫自用。於是平民始携。東里子者。賢臣也。諫不行而醳之。栗陸氏殺之。天下叛之。栗陸氏以亡。後有栗氏。睦氏。

陳靈公不君。洩冶諫而死。而傳稱孔子援詩以罪之。予以爲非夫子之志也。夫春秋書曰。陳殺其大夫洩冶。蓋以章靈公之惡。悼冶之賢而死不以罪也。迷於傳者。乃以爲夫子罪其直言於淫亂之朝。而以累上書之失之遠矣。竊嘗言之。春秋之書。可以義推。而不可以例解也。聖人之予奪。若權衡然。一參一累。自有輕重。權隨之而移爾。惡可膠權而求其分兩之當哉。稱國爲口爲累上。此二傳之獨見。非經意也。諸侯之臣書之策者。無非大夫也。書曰殺某。則是殺大夫矣。是故會聘涖事若盜殺。俱不書大夫。書殺大夫某者。明大夫之不當殺也。葵丘之會。齊小白爲載書而盟諸侯。其四命曰。毋專殺大夫。於春秋豈復有是者哉。古者諸侯之大夫。一偕命于天子。及其有罪。則請之天子。命之殺則殺。諸侯不得而專之。周衰。諸侯專恣。大夫之罪。未登於殺。而輒殺。故未有不書大夫者。惟欒盈良宵。

不書大夫。以其絕於國也。雖然。書殺大夫。亦固非一律矣。有盜有人。有名有國。書名者二。書人者七。書國者三十有二。稱國以殺者。君殺之。稱人者。衆殺之。而其名賊。則大逆者也。苟非弑君。則不名賊。三大夫者。偕繇君弑見及故及其賊之名。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固未有書某君殺一大夫者。則稱國殺爲君殺明矣。亦未有衆殺之而書國。君殺之而書人者。洩冶之死。孔寧儀行父實殺之。而書國殺。曰君實殺之也。書曰大夫。是不當殺也。夫冶致諫其君。而二子請殺之。靈公不禁。是不曰君殺之乎。于以是知聖人婉筆。書之深。見其惜之之尤也。而辨者執左氏之說而求之春秋。至有夫子懷寵。不去亂朝之語。是膠權而求分兩者之見也。是後世不忠于君。謀一己之利。而不顧民社存亡者之言也。聖人豈有異於人乎哉。昔者夫子之言。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固當不義。臣不可不爭於君。紂之不道。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而夫子俱許之仁。丁衰委之代。垂老作書。以示勸沮。若冶之忠君死誼。方褒嘉之不暇。而且罪之。惡在其爲孔子也。且冶在陳。何寵之足懷哉。至于後世。有曰良史。左繆聖人之意。以誣墓鬼者。予於班固見之矣。京房以忠憤死。則以爲不度淺深。危言譏刺。晁錯以忠謀死。則以爲知小謀大。禍發如機。至於翟義倡義討賊。則又以爲不量力以隕其宗。是則伏節死義。皆固之不取矣。是則人臣之事其君。必如無口匏、立仗馬、不鳴雁。然後爲明哲歟。王鳳以戚里擅政。王章力爭以死。漢忠也。而曰不量輕重以陷刑獄。王嘉爭董賢以死。何武謀王莽以死。死忠也。乃曰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夫爲大臣而量輕重以進者。全軀擇利

之徒也。嘉武身乎將相。可以區區自處哉。故非聖人而率肆詆短。鮮有不害名敎者。昔范曄謂固下死節。否正直。不敍殺身成仁。而予且不得以固爲良史。

贊　上天作令。皇辟迭王。穆穆聖倉。四目靈光。受河之圖。仰觀俯察。立我文字。創制垂法。朝廷之上。以正君臣。閭黨之間。以肅尊親。著績別生。升中于岱。文治以興。布祆奚怪。

昆連氏。

昆連氏。一曰釐連氏。一曰釐蓄氏。昆連者。昏晦之謂也。後有釐氏。厘氏。驪氏。自生民以來。君有宇宙者多矣。十紀之辟不勝計。予繹路史。僅得其五。其五紀則遂亡之矣。有或雜出傳記。如燆氏。泰氏。著於莊子。成雄氏。素皇氏。內耑氏之著於鶡冠子。雖間存一二。而政迹無滅。沕穆難稽。然又懼沒厥號。因復著之。庶來者得以觀焉。易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子休曰。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信矣。

軒轅氏。

軒轅氏。作于空桑之北。紹物開智。見轉風之蓬不已者。於是作制乘車。相輪璞。較橫木爲軒。直木爲轅。以尊太上。故號曰軒轅氏。權畸羨。審通塞。於是擅四方。伐山取銅。以爲刀貨。以衡域之輕重。而天下治矣。

贊　禪通著紀。伊予握旋。秉數稽功。一德乘乾。地不愛珍。乃權畸羨。制彼貨刀。與民通變。稱物平施。有無

以遷。皇上繇尊。大號軒轅。

軒轅氏。古封禪之帝也。在黃帝氏之前。承學之士。乃皆以爲卽黃帝氏。失厥所謂。莫此甚焉。昔蒙莊氏論至德之世。軒轅氏後。乃有赫胥。而尊盧祝融次之。又後乃有伏羲神農黃帝。其明著若是。訊諸幣款有黃帝金。而又有軒轅金。封禪文識有軒轅氏。而又有黃帝氏。則軒轅自爲古帝。信矣。後世惟見史遷紀黃帝名軒轅。更弗復攷於古失之。

赫蘇氏。

赫蘇氏。是爲赫胥。赫胥氏之治也。尊民而重事。方是之時。人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鼓腹而游。含脯而嬉。晝而動。夕而息。渴則求飲。飢則求食。莫知作善而作慝也。出三入一。惝恍如遺。光曜赫奕。而隆名有不居。卽以胥而自況。九洛泰定。爰脫灑於潛山。葬朝陽。後有赫氏。赫胥氏。

甚矣。人欲之不可從也。求以從其欲。未有不失其所欲者也。是故求爲樂者失其樂。求爲富者喪其富。求存者先得其亡。求榮者必至於辱。求以爲大。未有不先獲其小者也。昔者穆王從欲。而既失其欲矣。秦皇繼之。秦皇失其欲矣。漢武又繼之。漢武復失其欲矣。而明皇又繼之。是何邪。夸與幾而已矣。幾生於所無。而夸出於不足。皆欲也。位祿名壽四者。人之所大欲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則既有其位。又有其祿矣。其不足者名。而所無者壽爾。且名之所難及者遠。而壽之所不能致者僊也。於是事四夷。將服遠以夸名。而治愈卑。禮方士。將求僊以幾壽。而身愈乏。盡心力而求之。而名與壽愈不

可得也。雖然。服遠難也。猶人之所爲也。而其所謂僊者。則尤人之不能致者也。彼以爲致人之所能致。未足爲至。必於人之所不能致者致之。然後足夸也。是以中材之主。好名之心。常卑於欲壽。而求僊之志。尤重於服遠也。嗟夫。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之難。惟精惟一。此白晝蜚昇法也。羲以是傳之炎。炎以是傳之黃。堯傳舜。舜傳禹。小顯顓頊。高宗文王。夔龍益稷。周召箕盤與孔子之所共得也。穆王之倫。不知出此。而乃區區外馳以求之。是之煎而南轅。兩騑愈疾。自謂卽至。而不知其日遠也。善乎。周隱遙之告隨文曰。帝王修道。迷於人臣。二言之善。萬域蒙福。臣之所學。非萬乘所修。而劉知古亦謂明皇人主長生。與庶人異。欲得長生當先道化人。和氣洽則僊自致矣。若爲庶人之事。臣所未悉。夫子之言。可謂知所本者。代之人能固是而求。夫所謂精一者。則自得之矣。又何必敝精神。苦筋骨。而與死禍鄰哉。雖然。黃帝之所爲不在是。赫胥氏之所爲。亦固不在是也。且以秦皇愎惑不悟。卒至陵遲沙丘。身首不斂。爲天下笑。鄉使穆王遺祭公之諫。則不獲沒於祇宮。明皇稽至德之壇。則不得崩於神龍。武帝苟非狠狽自悔。易危爲安。則龍淵之廟不立矣。方東方生之薦藥石於帝也。固以謂僊者得之自然。非可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不然。雖之蓬萊。見僊人。猶無益也。而帝且不悟。既晚。因大鴻言。於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每對羣臣。自歎曩之惑惑。爲方士之所欺。則不知道而已。伊尹有言。天子惟不可彊爲也。必先知道。知道則人欲輕而民事重矣。如是則脫灑曜迹不爲難也。赫胥氏之果僊乎。予不得而知也。予怨夫求僊者之喪其欲也。故侑紳之學者毋謂太謾。將有

嘿而識之者。

葛天氏。

葛天氏。葛天者。權天也。爰儗旋窮作權象。故以葛天爲號。其爲治也。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無能名之。及其樂也。八士捉牧投足摻尾叩角。亂之。而歌八終。塊柎瓦缶。武梟從之。是謂廣樂。於是封泰山。興貨幣。以制數會。故沈滯通而天下泰矣。後有葛氏。權氏。

贊

旋穹蒼蒼。孰測至極。不有聖人。伊誰軌則。無言而信。不化而行。垂法葛天。蕩蕩難名。載民玄鳥。臨物之極。八闋興謠。莫知帝力。

治者。致順之道也。無非事也。亦無非教也。夢有占。戎有卜。災有祈。信有盟。聖人未嘗廢也。是故無常祀。則淫祀不可勝舉矣。無中聲。則淫樂不可勝用矣。凡民之不可去者。聖人不廢也。抑爲之節文爾已。古者夫嘗無樂也。洪芒之世。聖人出道以應世。各有一代之業。有一代之業。則必有一代之樂也。雖然。樂者治之章。而禮者治之文也。文生而章出。禮先而樂後。不可易也。八士八終。節未嘗無也。節未嘗無。則禮未嘗廢也。而世之人蔑禮節。隳形體。洿衊以爲行。疃怨以爲賢。託音乎聚僂之傍。而羅嘖乎父師之側。曰。吾爲達也。吾聞無懷葛天。不如是之蕩無度也。予嘗學論語矣。及微子之篇。見其著周公謂魯公之語。而遂知孔子與三仁八士之心。然後三歎孔門弟子。善述聖人之志。而揚雄王通。皆不足以知之也。夫微子一篇。論出處之大致。而特雜是章於間。何哉。彼周公之言。上以爲君人

者。而下以爲事君者發也。爲君難。爲臣固不易。君臣之間微矣哉。於其所厚者薄。則無不薄矣。親而可施。則何有於賢士大夫哉。二世之殘骨肉。六朝之殘宗室。此可仕其朝邪。大臣不以。則必愎狠信任小人矣。剝喪元良而信崇虎。賊虐諫輔而任尹諸。與夫信石顯而疑蕭傅。任裴齡而絀陸贄。此可仕其朝邪。非是二者。聖人不去也。是故子言衛靈公之無道。猶且傍徨於其域。知此。則三仁之或去或死。柳惠之或絀或處。孔子之去齊去魯。樂師之適齊適楚。八士之著於是列。皆可知矣。故舊無大故。猶不可棄。則君非有大故。而可去乎。朋友且不可求備也。一人或過。其可求備而去乎。知是則接輿沮溺。晨門荷蓧。有可得而議矣。於戲。山林之士、豈止於不知反哉。而世又有無故宅嶺。稱慕巢許以靳達者。終南少室。皆爲捷徑。大有佳趣。豈持岑岑之中南邪。巢許之事。予無信焉。且不仕無義可也。長幼之節。如之何其廢之。夷俟之態。固嘗見於沐槨矣。然則數之賊而叩之杖。是乃聖人之隱也。彼阮籍韋高王澄胡毋輔之之徒。復何爲邪。譏山甫姍文王。謔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尙賢。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莊周不如是也。而況無懷之與葛天氏乎。晉室之爲夷。南北之紛更。皆繇此徒出矣。而何任達之足云。是故先王之治。先其禮而後其樂。樂者。溷淵之竟。而禮者。人之城也。禮勝則愚。故樂以生之。樂勝則流。故禮以守之。禮也者。所以嚴分而防佚者也。苟嚴矣。何幔之足憂。苟防矣。何亂之足病。彼箕踞裸裎。託音爲達。其禍已不可勝言矣。非直聖人病之。俾門倜役。莫不以爲病也。詩云。野有死麕。白茅苞之。夫麕既已死矣。在所可棄矣。而猶苞以白茅。何邪。死、惡其洿於地也。夫茅之

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厝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其禮所以不可以已。而流遁者之所以獲罪於聖人也。

尊盧氏。

尊盧氏。是爲宗盧。其立政也。官天地府萬物革天下之故。惟以幣行。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而世用寧焉。治九十餘載。位嶽臺之陽。葬浮肺山之陰。後有尊氏。尊盧氏。罇氏。

自余季甫志學。蹤通三經。且侍且業。未嘗終食三商。不屬意於是史也。訪博氏。适異書。訊旅人。求金石之遺。豫是有益。雖奴客必師。不知祈寒溽暑之爲毒。於衡湘得雲陽之從。於廣都得盤古之祀。於馮翊得史皇之墓。於藍田得尊盧之採。於衡山得祝融之窮。於長安得陰康之冢。於肺山得華胥之封。於黃龍得女媧之碣。於荼水得炎帝之陵。於蛾眉得黃帝之款。於雝得帝鴻之坎。於雲陽得少昊之墝。於成陽得慶都之蒯。於天山得有虞之文。於陳倉得娥育之殣。於商於得女英之壟。於杼山得夏后之銘。一何多邪。獨怪劉子政說湯無葬處。而崔駰薛瓚俱云濟陰亳縣。今有湯冢。皇覽云。在亳城北郭東三里。高七赤。韓嬰所謂帝乙墓者。何謂無邪。按伏韜北征記。博望城內有湯伊尹及箕子冢。今悉成丘。而杜征南亦云。梁國蒙縣北薄伐城中。有湯冢。其西有伊尹箕子冢。今城內有故冢方城宜其爲是而記。乃稱王子喬墓。毫之湯冢。已氏之伊尹冢。顏籀亦固疑之。爰求徵地。則又別有湯冢。漢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御長卿。按錄水災。行湯冢者。於漢隸扶風地。有湯池徵陌何謂無邪。然湯

之都亳與葛比。似亦不在茲土。及攷秦寧公本紀。二年伐陽。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則知周穆桓之時。別自有湯。亦號亳王。爲秦所滅。乃西戎之君。葬於徵者。而非成湯之墓。繼觀聖賢成冢記。則湯之冢。後魏天賜中已圮矣。銘言二千年困於恩。其明器悉爲河東張恩燾之于河。是知成湯之窆。久已無沒。至是已不復存。子政之言。爲不苟矣。於戲。太古尊盧祝融陰康華胥之陵。尚猶歷歷可知如此。而成湯之臧不壽獨何與。良可嘆也。

祝誦氏

祝誦氏。一曰祝龢。是爲祝融氏。未有耆谷。無所造作。師於廣壽。以毓其德。刑罰未施。而民勸化。三綱正。九疇序。是以天下洽龢。萬物咸若。施是聽弇州之鳴鳥。以爲樂歌。作樂屬續。以通倫類。諧神明而龢人聲。是以耳目聰明。血氣龢平。而壽命長。移風易俗。天下大治。則歌樂爲之節文也。以火施化。號赤帝。故後世火官因以爲謂。都于會。故鄭爲祝融之虛。其治百年。葬衡山之陽。是以謂祝融峯也。後有祝氏。融氏。祝宗氏。祝龢氏。

贊　伊古祝融。人萌揄樂。刑罰未施。何所造作。弇州之聲。庸致樂歌。樂希蜀續。是爲祝龢。以諧人神。以通倫類。順火開祥。肇禮炎帝。承師毓德。三綱以平。萬物自若。天衢總清。

爲治而至於樂。然後可以爲備矣。樂者。治之至也。夫人之生。天地同體。莫不有神明之性。一莫於物。則浸淫畔肆。滑喪其天。不能反其性命之朔。何哉。有血氣心知之性。而哀樂喜怒之無常。五綦六鑿。

壞之於外。無以爲之節也。是以先王因其性之所自有。索其天和而作爲之節。以樂其所自生而反其朔。樂者。人之節而性之所自有者也。其感人也深。其化人也著。金石絲竹。無自鳴之聲也。羽旄干戚。無自動之容也。臧之於無。出之於虛。必有所緣者矣。聲嗟氣歎。此天籟自鳴者也。手舞足蹈。此天幾之自動者也。具之於心。作之於氣。必有所寓者矣。是故聖人南面而治天下。本之於心。作樂以應天。深入教化於民。循數以召之。因器以迎之。而樂之倫合德矣。隨之以節義。達之以事業。起居視聽。事親從兄。凡所以行而樂之者一不外是。夫然。故至龢日以積。而乖爭之念消。至順日以積。而拂戾之氣泯。五官七體。畢順其王。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莫不相龢而不相信。故中聲發越。而塞于天地之間。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凡以出乎素有之龢。中聲自至而然也。中聲者。一性之龢。而與天地八方之氣。相爲流通者也。人爲之主。而情爲之本。律爲之用。而器爲之居。六間六始。所以爲之用。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則所以爲之居也。陞歌下管。貴人聲也。歌鐘在左。歌磬在右。人聲之佽也。而五聲以爲之侑。宮肩信而侑意。徵肩禮而侑神。龠肩仁而侑魂。商肩義而侑魄。羽肩智而侑志。宮弘以舒。徵貶以疾。龢防而約。商散而明。羽展而虛。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龠。變龠生宮。而五音之氣協矣。五音協而五運之氣平。五緯之行正。黃鐘以生之。中正以平之。而四六之氣得矣。黃鐘者。律之本。而中正者。曆之原也。在律爲聲。在曆爲氣。以故律曆同起冬至。聲生於三始。而曆原於三統。以故黃鐘之律。本於三寸三。呂之爲三十有六三。律之爲四十有二。而黃鐘之本

立矣。六始爲律。六間爲呂。律準乾。呂準坤。是故六陽乘位而始於後。六陰乘位而始於姤。陰成於坤。陽成於乾。乾卦巳而位亥。坤位申而卦亥。亥者。乾坤之交。陰之極而陽之所繇始也。引於申。該於亥。是故亥爲陽月。水之位也。人之孩。草之荄。皆自始矣。乾爲大赤。坤爲大黑。赤入黑以成玄。玄中生白。造化出焉。核於亥。根於艮。而三白之化寓矣。赤黑配於乾。而三白生。乾坤媲千亥。而三統出。是故樂繇陽來。而水化。律有五聲十二律之變。既而六十卦之合得。六十卦之合得。而十日十二辰之數制矣。因而六之。當期之日致矣。氣不頓進。律無獨成。故奏黃鐘。歌太呂。奏太簇。歌應鍾。以合聲也。聽樂均權土。炭度磬。景。候鍾律。以諧氣也。聲合而後神示之降。出可期。氣諧而後陰陽之進退可効。相生相化。輕者蚍之。重者濂之。畸者裁之。譌者削之。而五運六氣九宮四治之難去矣。體用相權。彌綸布攄。于以退乎不正之氣。而召乎不及之氣。是故春宮秋律而百卉凋。冬宮夏律而雷發聲。宮動繇而寒谷春生。徵動羽而霜雹夏零。猶寓之造化而取之也。祝誦氏屬續。朱襄氏之來陰。陰康氏之來穌。伏羲氏之立基。神農氏之扶犁。黃帝氏之雲門。少昊氏之九淵。高陽氏之承雲。高辛氏之六屬。堯之章。舜之招。禹之夏。是皆得天地之中。以發人之抑。道人之伏。達人之慧。而爲政之平。則凡以得乎人聲之繇而已。故淸繇一奏。而鳳凰翳日。簫韶九成。而百獸率舞。其事然也。三五以降。醇澆而僞。璞散而器。而人始徂詐。與物敵矣。天地之元。時至之氣。始離次而不安其所矣。其所謂樂。不過留意鐘鼓巢產之聲。綴兆疾徐之文。紀鏗鏘。著節奏。俶詭殊瑰。爲彌文煩飾而已。簸邏鏜鏘。進俯退俯。欲其召

龢氣而致柔嘉。服人心而固壽命。是爲齊謳而希楚和。吳歈而幾代應。不已難矣。下迨列國。曹奢魏褊。陳汰唐憂。無足言者。桑間濮上。留連荒亡之音作。而君驕而政散。民流官壞。而不可繫。上煩等淫聲。慆心闘耳。而哀痛生之。春秋之際。干戈日尋。魂爲燕氛。魄化魏土。而凄怨之聲入於匏管。輕生敗倫。賊君棄父。而變逆之音出於金石。三綱淪。六紀墜。遯情傷化。惟不能當於天心。是以祆沴災眚。百疾俱起。而鼓師三飯。寄遯河海。至不可以爲國。千鍾作。大呂鑄。而內益亂。新聲興。巫音起。而君愈卑。志微焦殺。求所謂一倡而三歎。何可得邪。漢魏而來。情文俱泯。人猶辭狎。而聲匪純懿。匏不成列。舞不像成。陳鄭聲于楓庭。陞胡部於堂上。迎神帶邊曲。宮案次熊羆。而房中之樂。則惟恐淫哇之不聞。變態之不新也。不中其聲。名器隨變。既聲有餘於數。則更從而分之。求五音而不得。則益之以二變。合十二律而不協。則載之以四清。立四通制留尺。倚歌梵唄。婁羅悅般。而風雅進矣。夫以五日四分日之一不之減。六日八十分之七不可裁。而六十之卦。未嘗增也。二變不得而應聲增。四清不合而子聲起。七五音而八律呂。豈本爾邪。是則雖有黃鍾大呂之聲。商龢徵羽之器。以旋宮則不得其變。以迎氣則不得其平。中聲何自而得哉。故樂也者。天地之合也。其形變者心亦隨。其志變者聲亦絕。發於薸芬。應於遐逖。雖聖人不能抑也。亡國戮民。非無樂也。而不樂其樂。蓋出之中者。不得其寓。而道之外者。不得其所也。趨數傲僻。煩戾濫溺。此亂國之所好。而衰姓之所樂也。故孔子曰。君子之音。象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乎心。暴戾之動。不存乎體。此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象殺伐之氣。中龢

之威。不載於心。溫柔之動。不存乎體。此亂世之風也。治世之君。以道勝欲。故其音安以樂。雅頌之作。政其有不龢乎。亂世之君。以欲忘道。故其音怨以怒。鄭衞之作。政其有不乖乎。世異異音。音異異政。然則亡國之君。眩惑轉易。刑政紛糾。豈惟哀以思哉。而其民亦困矣。故君子之聽聲。不徒鏗鏘節奏而已。亦必有合成已之志也。何後之世不明乎此。乃復膠意於區區之累黍。以祈中乎龢氣。不已勤乎。夫絲間不足以制聲。而黍固不足以稽律也。久矣。蕤賓下生大呂。八八左旋終於中呂。此班固之所本也。應鍾聲下大呂。十律而反高一均。此失不紀清濁之變也。其曰黃鍾。未必果非大呂也。其曰應鍾。未必果非無射也。蕭條者形之君。而寂寞者音之主也。繩準無所施。而平直之運無所逃。此不共之術也。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以聲應。此不傳之道也。游心乎衆虛之間。而與物爲際者。又不能以詔其子。放乎事物形氣之表。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其第。三如干之銅三如干之炭。同時鼓之。鑄三黃鍾。聲不同也。而況尖圓肥瘦之不等者乎。故不神解嘿理。而恃器數以爲正。秖以惑也。崇寧之物。魏漢律制。指尺於是上悼忝之非。度謀以聲而定律。而典樂之臣。莫能以也。夫以神瞽定律。必攷中聲。亦不過因其自然而道之。豈河內無眞葭。而上黨無眞黍哉。高山流水。固不在乎絃爾。

昊英氏。

昊氏。或曰子英。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與殺獸。人民少而木獸衆。人帝之世。不麛不卵。官無共備之勞。而死不得用。享事不同而階王。以時異也。伐木者。衣薪之世也。後有昊氏。

太上無名。其次有爲。而無名從之。其次名先而實後。名先實後。而名實離矣。是故爲善無近名。中失而事過當。名尊而實可泊。君子不爲也。有爲皆善。而孰爲善邪。溫良恭儉。明允篤誠。人與我以是名也。何竭竭然擊鼓而求亡子乎。故善不可以有心爲也。有心則僞。而一失之矣。上世親死則內之溝。它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蛣蟻之。心與目會。而泚達于顙。於是反累梩而掩之。掩之誠也。非爲儉非爲奢也。掩之矣。而土親膚也。於是厚衣之薪而棺槨與焉。蓋孝子仁人之掩其親。苟可以致其誠者。亡不至也。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而已矣。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天子七種。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庶人一。非直爲觀美也。彼藏于金之璧者。緹衣十襲。匣戶九扃。齋沐而出之。猶以未滿也。況于親。伏羲黃帝之時。非無供備之勞者。死偕用槨。豈固是彌文哉。而墨子曰。堯舜之喪。衣衾三領。斂木之棺。葛以緘之。夏禹之喪。桐棺三寸。瓦蔠以斂。餘壤爲坋土。可謂儉乎。堯舜禹不如是也。下鋼三泉。上湮南山。金玉城闕。水銀河海。固非君子之志。而孝子之心。不如是之貧也。雖然。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動一國。屬脩士。脩士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古之數也。惟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妻子。棺槨三寸。衣衾三領。不以總。不以晝行。凡緣而往埋之。反無哭泣。已事而踆。若無喪者。此之謂至辱。是則舜禹若啓。以刑餘罪人。喪其君也。是墨子者。以至辱事其親也。且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墨之治喪也。以泊爲其道也。惡足以爲儉。中都之制。聖人固不欲速朽也。以璠

璵歛而孔子麗。級豈慮其墓之抽哉。而王充猶欲明死者無知。以降泊葬。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嗟夫。儉者一善之名。聖人御世之寶也。在乎內而不在乎外。何說者之譚堯舜舉徇外而反卑之也。且怵戒塗鬆者。尉李野人之璞俗。土階三尺者。繇余窮邦之陋風。蓽戶不扉。蓋茨不翦。此楚之交子魯之周子之鄙習也。而堯居衢室之宮。垂衣襞幅。邃如神明。集五瑞而見羣后。帶幅舄而入覲者。若衆星之拱極。舜游巖廊之上。被袗衣。鼓五絃。繪日月於裳。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黃。爛如也。出聞鑾和。動有環佩。步趨中於莖招之節。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剪。欲塗鬆而怵戒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汚俗之所以相欺也。人之言曰。天子無老。夫食則太牢而加珍。服則五采而飾玉。坐設章容黼扆。而諸侯孤卿。奔走乎堂下。出乘大路。越席以養安。載皐亡以養鼻。錯衡以養目。和鸞以養耳。三公奉軛。諸伯持輪。居如大神。動如天帝。扶老養衰。渠有善於此者。彼桀紂之奢而亡也。則戒奢者有禮存焉。今也覽四海之賦。受九垓之經。入而茅茨土階。欲以塗鬆而不敢。信不然矣。且先王之制。改玉則改行。旂旒冕璪。以示登降之品。而汚世之人。不通於禮。處尊而偪賤。居大而侵小。以天子之尊。窮天之產。罄地之毛。而爲圉隸監門之奉。亦難乎爲下矣。不惟以陋于厥躬也。而又房無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祭。而曰吾以是爲儉也。不亦鄙野夷貊之人已乎。故曰中失而事過當。名尊而實可泊。君子不爲。而況唐虞與有夏氏乎。

有巢氏。

昔在上世人固多難有聖人者教之巢居冬則營爲夏則居曾巢未有火化搏獸而食鑿井而飲檜菘結以爲蓐以辟其難而人說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木處顚風生燥顚傷燥天於是有聖人焉教之編槿而廬緝蘿而屋塡塗茨翳以達其高卑之患而達風雨以其革有巢之化故亦號有巢氏駕六龍從日月是曰古皇龜龍効圖書畀於是文成而天下治其爲政也授而弗惡予而弗取故天下之民皈仁焉其及末也有禮臣而貴任之專而不享欲任之權懼而生變有巢氏遂亡居於甕及盤領後有巢氏巢父友許繇樊堅繇居沛澤其道日光堯朝焉而道之父適聞之洗耳於頻堅方飲其牛乃毆而還利器人之所大欲而予奪者天下之怨府也百金之家不滿於千金一命之士不登於三命繇庶而止有不足者是故聖人乘理而制天下必有以壓服之然後小大罔敢不壹於正在易之觀神道設教禮者聖人之神道也五之履顯以中正而觀天下以中正觀天下故下觀而化之然而上且觀其可樂之生而有轅軸之志是以觀盥而不觀薦孔子曰聖人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使下觀而化也觀化之道莫尙於祭祭祀之禮爵先盥灌而後薦盥者敬之使也薦者禮之末也然薦備物而盥無有焉觀盥而不觀薦取虛誠以著信也是以有孚顒若無哉而人自趨不言而信自諭爵賞刑政有設而不用矣豈復侵陽之事乎哉吾嘗原易之所以消長者矣一陽上長復二陽上長坤三陽上長泰四陽上長壯五陽上長夬君子道長之時也一陰上長姤二陰上長遁三陰上長否四陰上長觀五陰上長剝小人勢長之時也五陽之卦皆述君子姤遁否剝各戒小人而觀之彖有不

言焉。觀、八月之卦也。而臨卦其前。方臨之時。剛浸而長。而先戒之曰。八月有凶。是戒禍於微。而防患於未然也。瓜瓞、弱物也。非藉物引蔓。則不能上者也。杞包於瓜。漸引上也。乾中姤長。而五乃包瓜。戒其進也。進之不戒。得亡喪乎。自九二喪而遁始無臣。九五喪而剝始無君。初繫金柅。則何進之足憂。金、堅物也。柅、制動者也。故曰利用於堅。制之防。戒之至計也。方陽之消也。五存而不足。及其復也。以一而有餘。此盛衰之勢也。故善用物者。不使極盛。不極則衰不生。衰不極則盛不成。自陽之不繼而後復生之。陰之不繼而後姤生之。姤之卦也。一陰遇妃。故初六曰。龍化于虵。或潛于窟。茲孽之牙。象不可與長也。所謂一人如女。尚可以去者。故明之以女焉。復之卦也。一陽反始。故初七曰。龍潛于神。復以存神。淵兮無畛。操兮無垠。象可與致用也。連山復初爻。反始際變。靜以待定。是以明王至日閉關。不可以有爲也。君子之道。始於復而成於泰。泰而臨。臨而復。則能見天地之心矣。泰而不復。則薦之大壯。乃決之以五陽之夬。以反接乎六陽之乾。又不能決。則極而無繼。繼極而無繼。則小人出焉。故受之以姤。小人之勢。始於姤而成於否。自是而退。則反乎姤而入乎坤之順。自是而進。則至于觀而利賓于王。此觀之六三。所以未失道者。以觀我生而進退也。且姤與遁否。小人道長。而莫之止者也。非不之止也。有其利而無其利。勢不能反也。至觀之時。小人盛矣。而其位足以制之。中正足以臨之。不能觀我生以神教。是以下自觀而化之。苟觀又莫之能止。則進而至于剝矣。剝極而無繼。則君子生焉。故受之以復。戲禮農炎禮黃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故上七曰數窮致剝。而終象曰致剝。而終亦

不知變也。夫小人之爲剝。豈惟易之憂哉。始乎下而卒乎上。始乎外而卒乎內。未有不然也。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頻。上失其道。此剝之所以起也。詩云。泉之竭矣。不云自中。亂之生也無窮。而剝之進也不已。則上未有能安其宅者也。詩云。溥斯害矣。職況斯弘。不災我躬。其斯之謂歟。惡戲明王先戒於姤初庸主猶忘於剝。盧方萌於用而致戒焉。或者謂早計也。一日切近災矣。泰早乎。聖人之於易。胡爲而小人之詳邪。小人無樽者也。其所以加乎爾者。物沿隙無已矣。苟動而中正不顯其符。俾而隙之可沿。則天下之吝其庶矣。非觀之神道設教。以中正觀天下。疇克爾。夫有觀之位。而不知變。又不能順巽中正以觀焉。以至于剝者。其惟有巢氏乎。豈惟有巢氏乎。

朱襄氏。

有巢氏沒。數閱世而朱襄氏立。於是多風。羣陰閟曷。諸陽不成。百物散解。而果蓏草木不遂。遲春而黃落。盛夏而痞痎。乃令士達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令曰來陰。都于朱。故號曰朱襄氏。後有朱襄氏。

樂者。陰陽之和也。聖人者。協陰陽之聲。制其器以宣其和而已。琴瑟者。樂之本和者也。琴統陽。瑟統陰。以陽佐陰不可易也。是故登歌惟王備琴瑟。諸侯則有瑟而無琴。燕禮登歌有瑟而已。所以別於王也。瑟惟陰也。故朱襄鼓五絃之瑟而羣陰來。琴惟陽也。故虞氏鼓五絃之琴而南風至。陰陽之應。各從其類。是以伯牙鼓琴而馬仰秣。瓠巴鼓瑟而魚出聽。魚水物而馬火物。以類應也。楊泉曰。琴欲

高張。瑟欲下聲。數不踰琴。以佐陽也。陽主生。故其情喜。陰主殺。故其情悲。陰陽幷毗。則寒暑不成。而四時忒矣。此帝女之鼓瑟。所以動陰聲而然。不能克也。故樂惟不可苟作也。先王以術調鼎。以鼎調樂。樂和而玉燭調矣。詩云。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此古之君子。無政之所以不徹歟。

陰康氏。

陰康氏之時。水隤不疏。江不行其原。陰凝而易閟。人既鬱於內。腠理滯著而多重腿。得所以利其關節者。乃制爲之舞。教人引舞以利道之。是謂大舞。治于華原。葬浮肺山之陰。後於陰氏。霧氏。陰氏。

無懷氏。

無懷氏。帝太昊之先。其撫世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刑。過而不悔。當而不檢。當世之人。甘其食。樂其俗。安其居。而重其生。意恙不見於色。堅白不刑於心。而漸毒不萌於動。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鷄犬之音相聞。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令之曰無懷氏之民。世用本平。鳳凰降。龜龍閤。風雨節而寒暑時。於是陞中泰山。以宗天禪云云。以復墜仍石昭示。而天下益趣於文矣。後有懷氏。無懷氏。

贊　惟彼無懷。以德安形。人甘其食。而重其生。形有動作。心無好惡。犬豕相聞。龜龍以格。登代降云。勒堅昭示。孰曰無懷。聿臻文辭。

孰謂王通之不知禮乎。通之言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封禪之禮。豈其非古哉。其所以非古者費也。封禪。帝王之盛禮也。歷五帝三王而不能去之。非不去之也。我愛其禮

也。昔孔子之論述六藝傳也。略言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梁父。昭姓攷瑞者。七十有餘君矣。而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矣。太史公亦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符瑞見而不陞中于泰山者也。故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商受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于泰山。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者惟成王。成王之封禪。蓋近之矣。禋柴之禮。存于大宗伯。告祭柴望。播于時邁之詩。于皇時周。陟其高山。則成王褒神之對見矣。惡得謂之非古邪。且屈說者。尙何稱于後。而云七十二君哉。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此封禪之禮也。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此封禪之事也。謂之無經見邪。昔舜類于上帝。而又初載之狩。柴燔岱宗。封禪之禮。莫此爲盛矣。謂始皇孝武之侈邪。彼以侈心用之。非封禪之非也。刑用之久矣。咎陶用之而仁。鞅湯用之而慘。豈刑罪邪。季氏旅於泰山子曰。嗚呼。曾是泰山。不如林放乎。猶曰泰山必不歆於季氏也。旅封禪之細也。三家之僭乎公室也。仲尼非少乎泰山也。齊小白旣伯。會諸侯于葵丘。因謀封禪。管仲曰。古之封禪七十有二家。夷吾所識者十有二。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伏羲氏封泰山禪云云。神農氏封泰山禪云云。炎帝氏封泰山禪云云。黃帝氏封泰山禪亭亭。高陽氏封泰山禪云云。高辛氏封泰山禪云云。唐堯氏封泰山禪云云。虞舜氏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公曰。寡人東救徐。存魯。蔡陵。南伐楚。逾方城。一戰。率服者三十有一國。北伐山戎。過孤竹。剏冷支。破屠何。西拘秦夏。涉鳴沙。收西虞。舟投柎。而浮于沛。束馬句車。越太行。逾辟耳之溪。

南伐桀柯。屈不庚至邵陵。陞熊山而望江漢。九合諸侯。一康天下。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仲乃設以辭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翊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今鳳凰不來而鳴梟。比至嘉穀不生而藜莠茂。庶神不格。守龜不兆。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公乃止。夫桓公以敬仲之言而遂安。冉有不能救。而季氏卒僭。曰救云者。爲其有顚溺也。司馬相如非惟不能救。而又以將死之言道之。故曰敬仲加於人一等矣。惡戲。無諸侯不得行巡狩。有天下可以爲封禪。巡狩之事。豈不可行邪。秦漢而下。勢不可行也。古禮之名存者。惟封禪矣。忍去之乎。方漢家之爲封禪。太史公自以不得從事其間。發憤而卒。子遷迄。使適遭河洛。把腕啜清。直以不得從行爲命。誠以希闊之不可幸也。鄉使始皇能下車請罪。而不至下刑棄灰。卑宮室而不至上象天極。孝武能茅茨不剪。而不至木不呈材。舞干羽而不至於瀆武窮邊。立謗不而不至誹者捕死。躬堯舜之行。蹈顓嚳之爲。使天下之人。引手加額。忻忻然願世以爲君。然後備菹豬。飭蒲車。躡凌兢而封禪乎天地。不亦美哉。世無管敬仲。弗能救其用之以侈心。非封禪之非也。